

渠陽讀書鈔

渠

鶴山先生渠陽讀書雜抄

總目

卷之一

經書

二百又九條



卷之二

經翼

十條

卷之三

史傳

九十一條

卷之四

州里

九條

詩評

十五條

字學

十二條

制誥

四條

文錄

九條

醫術

二十二條



卷之五

古今考

二十二條

渠陽讀書雜抄

經書

說命台恐德弗類

呂氏

合其德云方謂之類

無恥過作非

呂氏曰人初有一過

荀文過飾非則其過愈多

如諱過不改是增一過也如歸過於人亦增一過也無恥過

作非無使週心相接觸也一恥則過與非相接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呂氏曰居止也

呂氏讀詩紀曰莞柳

居以凶矜即角弓所謂式居屢驕也傳說告高宗曰云自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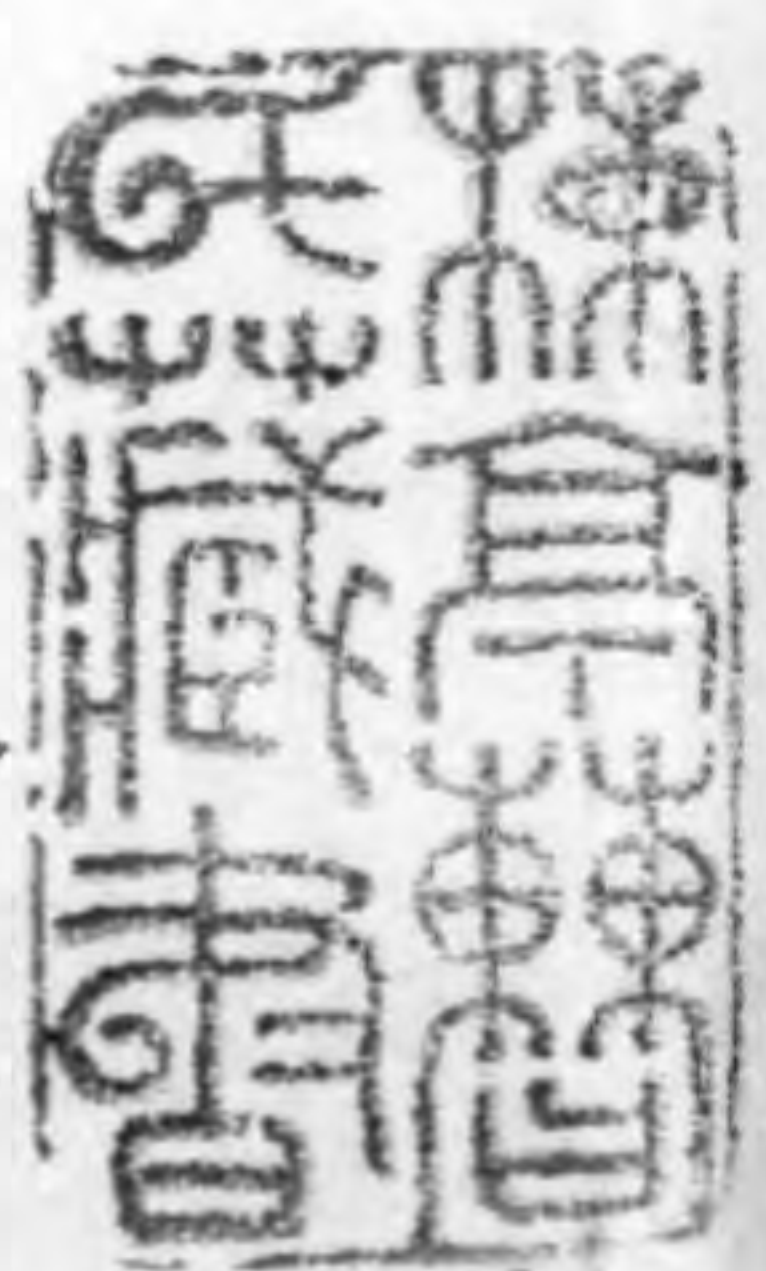
聖賢之論治亂每言夫居焉又莫肯下遺式居屢驕之說曰

幽王之不宥降心下與校人親者以其居於驕慢而不可移

也又曰惟其驕所以不降惟其不降所以九族不親惟其九

族不親所以天下化之驕者其病本也

鶴山先生



務時敏厥修乃來 呂氏曰人之為學自朝至夕出入起居夢
覺動靜無非天命之流行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苟一時
之不修則天命已不流行又曰看來之一字有源、自生底
意思

儀禮緇布冠缺項 鄭氏曰缺讀如有頰者并之頰去慈李微
之謂先儒音字止為譬况至孫炎始為反切李肩吾以為不
然謂杜元凱曾有音二字僖七年泥音審成二年殷音烟王
輔嗣於井却音如舉上之上遯卦音如減否之否蓋是時方
有音字至沈約分四聲韻亦有反切

禮緯嫡長稱伯庶長稱孟

李微之云齊武孟魯孟氏衛孟擊

又詳見月令孟春疏

左氏昭二十四年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

度義恭誓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
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 註度謀也言惟
同心同德則能謀義

昭十八年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音悅學歸

以語閔子馬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
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
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
氏其亡乎註國亂俗壞言者適多漸以及大人夫人在位者
昭九年屠蒯曰味以行氣、以寔志、以定言、以出令 註
氣和則志充此語與孟子不合

昭五年楚遠啓疆曰宴有好貨殮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
禮之至也註宴飲以貨為好衣服車馬在客所以執食為殮

陪加也加鼎所以厚殷勤賓至逆勞之於郊去則贈之饋賄
詩幣帛筐篚 註曰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

正義曰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

信南山中田有瓜瓜入獻貴異物

甫田以其婦子 註王后世子親為農人設饌 我取其陳

註農夫食陳民賒貫取食之

南有嘉魚君子斥時在位者

周禮達窮民 鄭氏曰五門雉門為中門設兩觀與今之宮門

同閤人譏出入者窮盡蓋不得入也

周官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

不用令者罰之 註於不禁下云重天時權許之也 愚謂

此文極分明謂使媒氏會合昏嫁苟有奔者而不為之禁止

若元無喪故而不以此令者則皆寘之罰非謂權許其奔也

若讀如子若孫之類

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不與同器而食

父子不同席肩吾云父子不同席一句當連上文

餽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肩吾欲只作祭祀之祭通三

句說然古註之意謂尊者之餘則祭盛之也卑者之餘則不

祭亦自好乃祭先飭之祭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註云王者於邦國之中立法使諸侯與民

相合耦而聯綴不使離散疏曰兩猶耦也 余謂上失其道

民散久矣當如此看

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誓秦肩吾謂
法則亦以主萃淵藪作四字

顧命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於非幾

說曰斯言也蓋成王平日至親至切觀之遠而察之精者也
周公精微之傳成王得之將終方以示羣臣孔子精微之傳
曾子得之將終方以示孟敬子皆近在威儀容貌顏色詞
氣之際然則周孔豈惟同道其用功之次第品目亦莫不同
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蓋莫非天命
也躁輕縱緩或踰其則特人自亂之矣其天秩本何嘗亂哉
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遡其語意之深長可見其觀之遠也
威儀失則豈待形于事見于行然後當戒一俯一仰毫釐有
間即非天命已冒進于非之幾矣曰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味其告戒之嚴密可見其察之精也有用力於聖學者其可
不請事斯語

左襄十三年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
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墮言不讓也世之治
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力農以事其上云及其亂也君
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伎以憑君子 刑善二字最
要者農力乃農用八政之農厚也左注闕

左襄十四年吳子諸樊既葬而除喪將立季札、辭杜注曰諸
樊吳子乘之長子也乘卒至此春十七月既葬而除喪 公
羊傳哀六年齊除景公之喪何休曰期而小祥服期者除
左成十八年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杜注朝廟五日而
即位也厲公弒絕故悼公不以嗣子居喪 每見杜預於喪
禮多逆薄如此類者不可勝數
左成十二年劉子曰云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杜

氏曰養威儀以致福漢志顏師古曰之往也能養生者則定
禮義威儀自致於福不能者則喪之以取禍亂 嘗見呂氏
左傳說謂福不言取而禍言取蓋性中只有福何嘗有禍養
是則為福反是則取禍禍自外至也此大畧如今顏注亦此意
玉藻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注不孔疏曰姓生也孫是子所生
故謂孫為子姓父有服未畢子雖已除猶未全吉也 昭四
年傳叔孫氏過庚宗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注
問有子否

君命屈狄

註屈讀為闕狄即翟女君服也

明堂位周公稱天子稱王

記者有妄註亦曲徇之

內則接子註接讀為捷勝也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

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

注尊踰卑也神雖

多猶一一祭也

愚按古者廟制各有門堂戶寢不以尊卑

混為一區而總祭之如東漢以後之陋嫌於不誠也疏謂雖

衆神並在猶先尊後卑一一祭之不一時總祭也

吾聞諸老聃曰

鄭註老聃古壽考者之號也與孔子同時又

莊子稱孔子與老聃對言是與孔子同時也史記云老聃陳

國苦縣賴鄉曲仁里人為周柱下史或為守藏史鄭注論語

云老聃周之太史未知所出 孔子問禮於老聃

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垣日有食之老聃曰丘

止柩就道右哭以聽變云吾聞諸老聃云 後有公館渡及

金革之事二章皆孔子聞諸老聃曰 鄭注巷黨、名也

大夫內子有殷事

註內子大夫適妻也

疏曰大夫者鄉之

總歸內子者卿之適妻又曰僖廿四年左傳云晉趙姬請以
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叔隗為趙衰妻是大夫適妻也若對
而言之則卿妻曰內子大夫妻曰命婦若散而言之則大夫
是卿之總歸其妻亦總名內子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
祭哉 疏曰哉者疑而量度之辭

洪範六極云六曰弱注厄劣也 呂氏曰弱何以與六極之數
蓋弱者天下之大害學者之大患人之所以不能為善多是
不能立志為善主於剛柔惡之原主于弱 古註以惡為醜
陋為厄劣愚謂以上文攸好德看則惡乃善惡之惡弱乃強
弱之弱如三達尊之言德三樂之言不愧作益有性焉而不
專歸之命此有勉人為善之意

星有好風星有好雨 洪範註止言箕好風畢好雨月令正義
乃謂按鄭注洪範中央土氣為風東方木氣為雨箕屬東方
木、尅土尚妃之所好故箕星好風西方金氣為陰尅東方
木、為配畢屬西方尚妻之所好故雨也謂孟春行秋令申
氣乘寅兩相衝破申來逆寅、為風、之被逆故為焱風寅
往破申、為雨、之被逆故為暴雨 以五行相尅言
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東萊呂氏曰聖人之心常不足常
不已雖到堯舜田地猶有不足之意云非謂止欠一簣做了
便了愈做愈有工夫聖人之心常有一簣未盡大抵王業則
有成聖人之心未常有成也

康誥曰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周有天下積累艱難如此武
王懋勉又如此所以受天命而有天下故汝康叔小子方得

在此東方而為諸侯此一殿精神全在肆汝云兩句 又如
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小子封桐瘝乃身敬哉 又曰乃是委疾痛在爾身上以商民
殃害汝不可錯認作富貴之具

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 又曰此用志不分之意此心既不去
逸豫上留意自然在民上做工夫

隱元年共叔段注段出奔共故曰共叔猶晉侯在鄂謂之鄂侯
襄十年晉荀偃曰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

文十六年毀泉臺公羊傳曰泉臺者即臺也未成為即臺既成
為泉臺毀之何以書譏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為之已毀之不
如勿居而已矣 何休曰莊公築臺於郎以譏臨民之激浣
文公但當勿居令自毀壞不當故毀暴揚先祖之惡穀梁亦

曰不如勿處 愚謂左襄十五年宋向戌見孟獻子尤其室

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
之重勞且不敢間注獻子友其兄且不隱其寔詎不優是乎

襄三十年鄭子皮授子產政杜注曰伯有死子皮知政以子產

賢故遜之傳內知政字非一襄廿六年公孫揮曰子產其將

知政矣桓五年王集鄭伯政愚謂後世官制上知字皆本此

襄廿九年士文伯曰寡君使匄請命 註匄本作丐古害反士文

伯名也今傳本皆作匄或作丐釋例亦然解云士文伯是范

氏之族不應與范宣子同名丐案士文伯字伯瑕春秋時人

名字皆相配楚令尹陽匄字子瑕與此名字正同又鄭有駟

乞字子瑕匄與乞義同故字亦同又魯有仲嬰齊是莊公之

孫又有公孫嬰齊是文公之孫仲嬰齊于公孫嬰齊為送祖

同時同名鄭有公孫段字子石又云伯石印段字伯石傳又謂之二子石然印瑕即公孫瑕送父兄弟之子尚同名字伯瑕與宣子何嫌同乎又哀四年蔡侯申同高祖名同古人不嫌儀禮筮於廟門鄭注不於堂者嫌著之靈由於廟神陳禮書謂天子諸侯筮於廟未有攷

周禮草人輕輿用犬鄭氏曰輕輿輕脆者陸釋輿字照反李音婦堯反賈疏輿脆聲相近愚按此乃輿字今人作栗陸李猶以照堯為聲賈遂誤作輿讀失之遠矣韓文公所謂凡為文須畧不識字此類是也此李肩吾點注疏對出此字

檀弓垂涕洟

易萃卦齋咨涕洟釋音上它紀反下它計反說

文同

易涕音體洟他麗反又音夷

按今本遂節去一音

徑云涕它計反洟音夷自目曰涕自鼻曰洟

左傳昭廿八年司馬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寔蕃有徒

注鄭書古書名也言害正直者寔多徒衆此不知何書愚

按襄三十年傳鄭書有之注鄭國史書

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

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

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

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于是將必以是

大有敗也云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為哉夫

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惧不敢娶平公強

使娶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

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非是莫喪羊

舌氏矣遂勿視助晉以伯石祁盈之黨而注父妾多而庶子鮮

少嫌母氏性不廣子靈巫臣妻夏姬也三夫陳御叔楚襄老
及巫臣也一君陳靈公一子夏徵舒一國陳兩卿孔寧儀行
父子貉鄭靈公夷鍾美於是鍾聚也是夏姬也共子申生也
按古人求姻必推氣質之所自子曰懲舅氏母曰子靈妻子
貉妹不已推乎而竟大有敗則德義可以勝禍明矣

梗陽人有獄魏成不能斷以獄上魏子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

將受之成謂魏子曰豈將軍食_音之不足注云大宗訟者_音乎

大宗魏子中軍帥故謂之將軍_音將無愚按六經無將字_音將去

惟詩序有之後人語也

昭二十九年魏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蔡墨對曰少

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寔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勾

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立冥此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為

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二祀也按此五祀與二

禮不同鄭康成於周官引用

太史正歲年以序事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

正之以閏若今時祚曆日矣定四時以次序授民時之事疏

釋曰一年之內有二十四氣正月立春節雨水中二月啓蟄

節春分中_云皆節氣在前中氣在後節氣一名朔氣中氣在

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閏節氣有入前月法中氣無

入前月法中氣匝則為歲朔氣匝則為年假令十二月中氣

在晦則閏十二月十六日得後年正月立春節此即朔氣曰

年至後月正月一日得雨水中此中氣匝此即是中數曰歲

左莊十九年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

而裁_寸代日至而畢杜氏曰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

晨見東方三務已畢戒民以土功事大火心星大角亢見有
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植板榦而
興作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

桓五年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
杜氏曰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龍見建巳之月蒼龍
宿一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時雨而大故祭天遠為百穀祈
膏雨始殺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薦嘗於宗廟建
亥之月昆虫閉戶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故烝祭宗廟按此兩
龍晨昏不同故詳記之

秋大雩書不時也杜氏曰唯此年書雩之始及昭廿五年有兩
雩此雩祭之例欲顯天時以指事故重言之

左桓五年禴動而鼓杜氏曰旗也通帛為之蓋今大將之麾執

以為號令陸釋曰禴古外反又古活反又作檜建大木置石
其上發機以砲敵 若按陸氏說如今砲架之類徐鍇謂諸
書為旌旗惟許叔重潘安仁賦謂之馭砲字有如此者亦有从火者

左桓二年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罷賂章也却鼎在廟
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維邑義士猶或非之而况昭
違亂之賂器于太廟公不聽按臧哀伯即臧孫達即僖伯公子之
子觀魚之諫與此篇皆有德之言也

莊十一年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宋大夫右顓孫生搏之宋
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

之 杜注戲而相愧曰靳萬不以為戲而以為已病服氏曰
恥而惡之曰靳 按寇萊公言行錄有一青幃二十余年或
以公孫弘事靳之 哀四年為一昔之期注夜結期也

襄十九年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 杜氏曰
簡公猶幼故大夫當國

桓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胡氏曰譏世官不以公選也帝
王不以私意害公選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有自耕野釣渭
擢居輔相而人莫不以為宜伊陟象賢渡相大戊丁公世美
入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
為卿士亦不以其父故廢之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
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為已私援引親黨分據要廷施及童稚
賢者退處於葦門老身而不用公道不行云春秋書武氏云
者戒後世人主狗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之弱者云也

桓六年春正月寔來 胡氏曰壤地褊小近乎大國之間而失
國是不幸焉非其罪也則以諸侯之禮接之可乎若譚子在
莒弦子在黃温子在衛雖失國出奔而春秋不名義可見矣
若不能修道以正其國自底滅亡如蔡獻舞邾益曹伯陽州
寔之後皆其自取焉耳 觀春秋名與不名則知所以處寓
公之禮與強為善自暴弃者之勸戒矣

易坎 曰尊酒簋贰用缶納約自牖 禮運有以小為貴注易
曰云疏曰鄭云六四工承九五又云體在震上天子大臣以
王命出會諸侯尊于簋副設玄酒而用缶也

禮為王父尸 詩為君尸 孔疏天子至士皆有尸特牲是士
禮少牢是大夫禮並皆有尸云天子以下宗廟之祭皆用同
姓之嫡故祭統云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于祭者
為子行父北面而事之注云子行猶子列祭祖則用孫列皆
取于同姓之適孫也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

有北面事尸之禮雖取孫列皆用卿大夫為之故既醉注云天子以卿鄭箋云諸侯入為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天子既然明諸侯亦爾故大夫士亦用同姓嫡者曾子問云無孫取于同姓可也又鄭注特牲禮大夫士以孫之倫為尸天子祭天地社稷山川四方百物及七祀皆有尸也外神之屬不問同姓異姓但卜吉則可為尸案曾子問祭成人必有尸則祭殤無尸若喪虞祭之時男女各立尸以其祔祭漸吉故也凡吉祭只用一尸故祭統云設同凡是也若祭勝國之社稷則士師為尸士師職文用出師者略之羊公說祭天無尸左氏說晉祀夏郊以董伯為尸虞夏傳云舜之唐郊以丹朱為尸是祭天有尸也許叔重引魯郊祀曰祝延帝尸從左氏之說也祭天有尸恐是為所配者為之

禮卒哭乃諱 鄭氏曰敬鬼神之名也諱辟也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名惡正義曰按魯襄公廿八年衛石惡出奔魯廿九年衛侯惡乃即位與石惡不相干熊氏云石字誤當云大夫有名惡者昭七年衛侯惡卒穀梁傳昭七年有衛齊惡今衛侯惡何為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也重其所以來也是齊惡非石惡

二名不偏諱 鄭氏謂二名不一一諱也孔子之母徵在云左義曰撰異義公羊說譏二名謂二字作名若魏曼多也左氏說有二名者楚公子棄疾弑其君即位之後改為熊居是為二名許叔重云謹按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之說非也從左氏義也

士大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 鄭氏曰辟僭倣也其先已生

則亦不改正義曰衛侯惡云又雜記云與君之諱同則稱字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 注子事父無貴賤 正義曰本為士庶起為諸侯云謚者列平生德行而作美號父賤無謚子今雖貴而忽為造之如似鄙薄父賤不宜為貴人之父也或舉武王為難鄭答趙商云周道之基隆於二王功德由之王迹興焉凡為人父豈能賢乎

國君去其國云正義曰公羊說國滅君死正也故禮運云君死社稷無去國之義左傳說太王居豳云是去國許叔重按易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知諸侯無去國之義鄭不駁之云大夫去國謂三諫不從或以罪見黜者云

官學事師 注官仕也正義曰熊氏以官謂學仕官之事學謂習學六藝左宣二年趙盾見靈輒餓問之云官三年矣服虞

云官學也是學職事為官也

檀弓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 注重平聲長三尺

始死未作主作重以依神既虞而埋之乃復作主春秋傳曰虞主用素練主用栗綴猶聯也殷人作主而祔其重縣諸廟去顯考乃埋之周人作主徹重埋之正義曰士喪禮士有重無主而此云重主道也者此據天子諸侯有主者言之卿大夫之下無主春秋孔悝為柩主鄭駁異義曰孔悝祭所出君故有主云重既虞而埋之乃復作主者謂既虞之後乃始埋重埋重之後乃始作主按天子九虞九虞之後乃埋重重與祔相近故公羊云虞主用素謂虞祭之末也左傳云祔而作主謂用主之初俱是桑主其義不異故異義公羊說虞而作主左氏言天子九虞十六日祔而作主謂桑主許氏按左說

與禮同鄭氏不駁則從左之義非是虞祭之日即作主也故此註埋重之後乃作主其卒哭之祭用主也知必然者以卒哭曰成事以吉祭易喪故知與虞異也知縣之廟者周主重徹焉明殷之作主重不徹焉主之與重本為死者入廟重既不徹故知重隨死者縣於廟云顯考乃埋之者謂今死者世世遞遷至為顯考其重恒在死者去離顯考乃埋其重及主以其既遷無復有廟故顯考謂高祖也其遷早晚左以為三年喪畢乃遷廟故僖三十三年左傳云烝嘗禘於廟杜服皆以為三年禘祭乃遷此廟鄭則以為踰時則不禘而遷廟主故鄭注士虞禮以其班祔之下云練而遷廟又鬯人廟用鬯謂始禘時鄭必謂以練者以文三年作僖公主穀梁云于練焉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范甯云親過高祖則毀其

廟以次而遷將納親神故示有所加是鄭之所據其生之狀范甯云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禮器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注禮容不可急遽賓主

相見有擯相以詔告之樂工無目必有扶相其行步者溫如玉之有承藉言擯詔是承藉賓主相步者是承藉樂工也

內則寧孰諫疏謂純孰殷勤而諫若物之成孰然

明堂位夏后之四璉殷之六瑚鄭注云皆盛黍稷之器制之異同未聞皇氏曰鄭注論語夏曰瑚殷曰璉則誤矣

少儀不顧於大家不嘗重器疏曰大家謂富貴廣大卿大夫之家也士往其家非分而顧必有亂心嘗思也重器珍寶奇玩之器物容至主人之家見有珍物重器不可思羨玩之犬則執縶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注名謂韓盧

宋鵲之屬 正義引巨譚新論大通謂韓盧宋狙魏文帝說
諸方物亦云狗于古則韓盧宋鵲則狙鵲音同字異 愚按
犬名未必一一是盧狙之類其守犬田犬之別也

穎 注警枕也刀鏢也又刀之在手謂之為穎即禾之秀穗亦
謂之穎枕之警動也謂之穎 按諸本穎从禾釋文京頌反
學記君子之于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 注藏懷抱之脩搆
習之作勞止與之息閒暇無事與之游

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小者則小鳴叩之大者則大鳴待其送
容然後盡其聲 注送讀為春如文十二年富父椿戈之春
重擊也始者一聲而已學者既開其端意進而復問乃極說
之如撞鐘之成聲每一春而為一容必待盡其聲送或作松
曲禮若夫坐如尸云鄭氏曰言若欲為丈夫也春秋傳曰是謂

我非夫疏曰左宣十二年先穀曰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
夫也哀十一年魯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二傳之言鄭
氏足之按鄭氏舉經多與本文有不合者應是記憶而用之
愚謂若夫恐不當如此說

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 注女子有宮者亦謂由命
士以上也春秋傳曰群公子之舍則已卑矣

女子子 男子稱子女子則重言之按鄭注喪服云別于男子
檀弓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註踰月
且異句也祥亦凶事用遠日五日彈琴十日笙歌除由外也
琴以手笙歌以氣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 注笑其為樂速 疏按喪
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不譏彈琴而譏歌者註云琴以手笙

歌以氣手在外而遠氣在內而近也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歛舉者出尸於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子

游曰知禮 鄭注武叔毀孔子者尸出戶乃變服失哀節投

素冠委貌曰知禮者嗤之 不知禮而謂之知禮當考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

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

魯人則為之齊哀 愚謂婦人無再適雖見於禮者有繼父

之文而子夏所謂我未之前聞魯人則為之齊哀是衛人未

有此事而魯人有之

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 注以與已字本同

禮器天時雨澤君子達亶之焉 注達猶皆也亶之勉之也君

子愛物見天雨澤皆勉之勸樂 疏天子勉之勸樂所以與

天地合德也

檀弓魯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

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云母為我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

之有 注哀公之曾孫言放逐之臣不服舊君也為兵主來

攻伐曰戎首 孟子寇讎之說蓋本諸此

衛獻公戒孫文子食二子皆朝服而朝日旰不召公射鴻于圃

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故攻公之出奔齊襄

四年衛有太史曰柳莊卒公請於尸不釋服而往遂以禭之與

之邑云禮檀前以不釋皮冠而遭慢下之譴後以不釋祭服

而得厚賢之名然則躁急人也

文王世子三老五更疏曰蔡邕以五更字為叟老稱非鄭義

鄭謂年老更事致仕者五人三老亦有更名五更亦有老稱

世子之記曰其有不安節則內監以告世子色憂不滿容注
色憂淺也不及文王行不能正履色憂恐不又以文王為

世子是聖人之法也不可以常行故此記尋常世子之禮
世豈有聖人之法不可常行而別有所謂尋常世子哉

禮運男有分女有歸注分猶職也女皆得良與之家

是謂小康注大道之人以禮與忠信為薄鄭不當有此語

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送其初注首陰鄉陽也送初謂今

行之然也此初亦當與朔字通看

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云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送

其朔注朔初也亦謂今行之然疏謂做法中古以來

愚謂此朔當通看聖人作則一段

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至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鄭謂藏是

輝光於外而形體不見若日月星辰之神固謂行如此何用

城郭溝池之為疏曰若能法天陰陽使賞罰得所法地高

下令尊卑有序法祖廟而行仁義法山川五祀而為興作制

度則民懷其德禍害不來何所防禦故云城郭溝池之何用

君者所明也至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鄭氏則當作明猶尊

也百姓所尊奉君使之光顯尊明人君愚謂明當作則

禮也者義之實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仁者義之本也順之

體也運禮也者物之致也器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

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

害也此順之至也禮禮也者合于天時設于地財順於鬼神

合于人心理萬物者也至物曲有利也器禮之以少為貴者

至無可以稱其德者君子之于禮也有直而行也至有順

而討也有擻而播也注討猶去也君子無節於內者觀物勿

之察矣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至故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

將以是觀洞、乎其敬也屬、乎其忠也勿、乎其欲其饗

之也 疏洞、質慤之貌屬、專一之貌勿、猶勉、也

古禮運禮器不能悉記其大節目已編出姑錄其散語於此

却特牲禮之所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

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

下也 中庸所謂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示諸掌

學記時觀而弗語去聲存其心也 註使之憤悱然後啟發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

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歛冬藏義也仁近于樂義近于禮樂者

敷和率神而逆天禮者別宜居鬼而逆天地故聖人作樂以應

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 注禮為異樂為同樂

法陽而生禮法陰而成敷和樂貴同也率循也逆天順也別宜

禮尚異也居鬼居其所為亦循之也鬼神謂先聖先賢也

賀氏曰居其所為謂若五祀之神造主其所造而受祭不得

越其分是不變化也 樂記多先民格言今姑摘一章以見

漢晉以來諸儒全不解此義下文遂言天尊地卑至如此則

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齊至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又

云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至結之曰禮樂云此義極精 鄭氏

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 鄭氏

曰民勞則德薄鄙相去遠舞人少也民逸則德盛鄙相去近

舞人多也 愚疑樂之行綴多者德盛行綴少者德薄治民

勞言勞于治民逸則尸位逸豫無康好逸豫之逸

雜記朝夕哭于帷 鄭注緣孝子之心欲見殯肆也既出則施其屋鬼神尚幽闇也陸釋字林屋戶獵反閉同纂文云古闔字玉篇羌據公荅二反閉也正義曰鄭此注會儀禮注也則屋是褻舉之名初哭則褻舉事畢則施下之 按義疏與注釋意異肩吾云與合同

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日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 按此亦是真知寔見

祭統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于物無防也者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者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 按此段多有好語惟不齊則于物無防者欲無止此等語未論 表記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

註功者人所貪也過者人所辟也在過之中非其本情者或有悔者焉

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 鄭謂以先王成法擬度人則難中當以時人相比方耳 此義恐未盡或當為人也之人

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々斃而后已 鄭曰廢喻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 愚謂語謂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但言罷頓之意不言止字若加一止字則與下文不應

故仁者之過易辭也下文云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 鄭曰辭猶解說也仁者恭儉雖有過

不為甚矣 愚謂此易辭者乃是人皆見之過
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
愚按此經不類聖人之言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鄭註怵于無敬心也 殷人尊神云
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鄭曰以本怵於鬼神虛無之
事令其心故蕩鄭多用伏字其義為習時世反又時設反
緇衣精知畧而行之 疏謂精細而知孰慮于衆要略而行之
連上文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執守簡要予謂略乃
封略直要界分分明

左僖廿八年晉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曲楚直其衆素飽
不可謂老 此飽字即可對孟子餒字

左襄廿三年齊侯伐衛 先驅 申驅 貳廣 啓 肱 大

殿 註先驅前鋒軍申驅次前軍貳廣公副車左翼曰啟右
翼曰肱大殿後軍 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不德而有功
憂必及君崔杼曰不可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
君其圖之弗聽告陳文子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群臣若急君
于何有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云
遂伐晉取朝歌廿五年崔杼弑君註文子陳完之孫湏無武
子崔杼也杼言有急不能顧君欲弑之以悅晉文子謂弑君
之惡過于背盟主 愚按文子既知崔子有無君之心但退
以告人然其後雖潔身避亂棄十乘之馬以之他邦其亦不
仁甚矣故夫子許其清而未許其仁

崔氏側齊莊公于北郭襄廿五年 註側瘞埋之不殯於廟

廿六年衛侯衎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于境者執其手

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于門者領之而已 註領搖其頭術驕心易生

左昭十二年楚靈王不能自克以及于難仲尼曰古者有志克已復禮仁也註克勝也昭十年鄭子皮不能自克註勝也左襄廿七年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 註客一坐所尊故季孫飲大夫酒減紇為客

寧子惟多邑故死臣惧死之速及也衛公子免餘語也廿八年晏子辭邑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邺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書無逸周公曰無皇通遑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呂刑穆王曰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 此二語可以自警皆言一日不可失之義

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呂氏曰前人積累艱難至此而我一朝享之甚可懼也

尚書鄭氏注云禹朝諸侯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 按左傳禹會諸侯於塗山 外傳云禹朝群臣于會稽防風氏後至此合內外傳語而足成之

周禮地官廩人匪頒賙賜稍食 註匪讀為分賙賜王所予給好用之式稍食祿廩司稼均萬民之食而賙廩其艱阨 按此稟字今人失其義 漢文紀吏稟

春官宗伯佐王和邦國 賈疏禮勝則離恐其不和此義未是蓋上下有別乃所以為和

司尊彝大喪存尊彝 又大行人歲徧存 襄廿五年衛獻公曰吾子獨不在寡人注在存問也 古人以問為存

夏官橐人弓弩云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
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疏刑
法定為素飾治畢為成註饗酒有勞之上工作上等乘計
也入功、成

士師五戒三曰禁用諸田役註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比其
類也疏比之九五云比字恐當此疏文從誤而為之

秋官司寤氏掌夜時註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戌疏甲乙則

早時戌亥則晚時也此戌當作戌註寫既誤疏從而為之詞
禮宗廟之事繁多不能卒記姑為韻語識之曰大禘于太廟

五齊三酒備朝踐酌泛醴饋食盞與緹朝獻因踐尊再獻后
因饋侯賓則酌沈尸酢因獻齊賓酌與加爵則皆用酒耳三
酒大抵同如禘祫時祭惟有正祭齊等差乃有異酒各加立

酒齊各有明水通鬱鬯數之尊凡十八器祭日之質明玉尸
俱衮冕尸入樂降神衆尸以次灌再獻王迎牲后送而出而裸
三獻詔毛血坐尸行朝踐王制祭升首后乃以腥薦后亞為
四獻至五則堂饌延主迎尸入昭穆東西面燭蕭大合樂薦
孰以竿奠后玉爵醴齊獻尸為六獻尸食王酌尸朝獻變朝
踐主嘏后酌尸此為第八遍諸侯為賓者獻尸為九獻、畢
三加爵嗣子始舉奠九獻皆用爵加則用角散禘祭皆如禘
惟無降神樂

明堂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注天子周公也疏大誥云

王若曰鄭以王為周公居攝命大事王肅以為稱成王命愚
按鄭謂周公為天子為王義甚乖記有妄註亦曲從之賈公
彥於大行人疏遂謂周公攝位與新王同

玉藻鄭氏註云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 愚按三禮
疏多引此為說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豈后夫人可得而與
不知鄭何所本也雜記曰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魯昭公始
以此見諸侯夫人以下皆命于天子而孔穎達尚強為之說
以傳會鄭謂王后無歲外之事故天子命歲外諸侯夫人若
歲內諸侯及卿大夫之妻則如玉藻註未知其何謂隋初有
司奏周禮百官之妻命于王后請依古制獨孤后曰婦人預
政或從此為漸不可開其源

雜記曰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鄭
氏曰大夫喪禮逸與士异者未得而聞也齊晏桓子卒晏嬰
麓哀云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惟卿為大夫云士與大夫為
父服異者有麓斬枕草矣云王肅難鄭說云喪禮自天子以

下無等云平仲之言惟卿為大夫謂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
夫非謙辭也 得慶氏之木百車于莊註六軌之道謂之莊
後之用莊字者恐是本此

檀弓 子游問立後 曾點倚季其門而歌 子張死曾子有母
之喪齊衰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吊曾子曰我吊也與哉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子思
曰云故君子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能
起 曾子吊于負夏主人既祖云曾子聞之曰多矣乎吊出
祖者註善子游言且服之 曾子襲裘而吊子游楊裘而吊云
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 是也註服且善 曾子之喪浴
于爨室注士喪禮浴于適室 有子問于曾子曰問喪於夫
子乎曰問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云是知喪不欲速貧也

小歛之奠子游曰于東方曾子曰于西方歛斯席矣小歛之奠在西魯禮之末失也註曾子以俗說非又大歛奠于室乃有席魯未失末世失夫禮也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云晏子焉知禮註言其太儉偏下非之按檀弓莫知為何人鄭氏意其為六國時人而愚謂必學于言游之弟子者蓋二篇之中是言游而非曾子者極多凡曾子言游並稱則亦是言而譏曾子孔子門高弟親授一貫之傳魯論無貶辭而此篇多非咲之如易簣之事謂其受季孫之賜而安於大夫之簣因童子之言而後速已之雖取其遷善改過得正而斃而微寓譏詞也至謂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此尤不然朋友不以善道相告而指以示他人後世之面交猶恥為之而謂曾子為之乎喪欲速貧之語曾子與子游同聞之夫子而子游獨能知之至吊于負夏與浴爨室皆寓夫譏而鄭孔諸儒又謂負夏主人矜賓于婦人而曾子善其榮已為之諱過浴爨室則曾元因易簣之事而矯之以謙儉大抵皆淺之為說者吾故意其為得之子游之傳也故二篇盛稱子游惟汰哉斯氏專以禮許人一語微譏之子張之子申祥娶言游女言思子游子也

王制疏無子曰獨鹿鹿也鹿無所依

左成十一年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嫁其外妹施孝并按此
外弟妹謂同母而異父者

左隱九年鄭伯克段于鄆穎考妣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
授兵于大宮穎考妣挾輶以走六年鄭伯請成于陳陳侯
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隣國之寶也君其許鄭七年陳五

父如鄭泣盟鄭伯盟軟如忘註志不在軟 十一年鄭莊公
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于四方至君子謂鄭莊
公于是乎有禮 桓十一年鄭忽辭齊昏云詩云自求多福
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及敗戎師齊侯再請固辭牧童詩序正
謂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 隱元年鄭臣祭仲以大
叔居京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云今京不度非
制也君將不堪 桓十一年宋莊公請祭仲而執之曰不立
突將死祭仲以厲公歸立之昭公忽出奔

曾子問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
之云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昭公始也註昭公十九年
猶童心三十年喪齊歸無感容 檀弓辨仲皮學子柳其妻
為仲皮喪注仲皮子柳父婦為舅服 衣衰而繆經因仲辨

衍清使其妻總衰而環經 子柳之母死不肖粥庶弟之母
以為葬具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命其子遵已曰如我死
必大為棺使吾二婢子夾我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
况又同棺乎弗果殺 高子臯執親喪泣血訊哭呼名之為
野及成人為哀之事至葬妻犯人之未申祥告庚之反言人
不罪棄子買道後難繼注謂其恃寵虐民不仁不恕 左昭
元年楚靈王弑其兄之子麋而代之并殺其二子十三年比
自晉歸弑之先殺其子祿與罷王聞而自投于車下曰人之
愛子也亦如余乎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令尹子革曰
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子革誦祈招之詩
王揖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及于難 右諸人言
行因讀書見此類是一人之身而善惡不侔如出兩人者蓋

有始善而不克終者亦有始惡而能自克以渡于善者

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牧野王曰嗟我友
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
蜀羌鬲微盧彭濮人呂氏曰武王伐紂八百諸侯寔從之止
云戎車三百兩記其實蓋八百諸侯雖同伐紂而牧野之陳
受約束而與紂戰者西土之人獨當其危又曰武王臨陣時
不止誓西土之衆當時未歸武王者八百國何止言庸蜀羌
鬲微盧彭濮此序之法舉遠知近耳予謂此序首言戎車虎
賁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詞之首曰逝矣西土之人竊疑此誓
正是西土之人陳于商郊者八百諸侯不在此誓蓋庸蜀諸
人介于西南接畛於周者諒亦在三百兩三千人之數也
召敵雖不怠微子力行無度泰誓祇保越怨不易酒誥言敬保
其怨而

也不易武王所謂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

足為善為惡同此工夫看紂所謂不怠力行祇保可見

多方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桀今

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紂呂氏曰義民知義之
民也周公慨嘆桀以爾多方之義民藹然輔世長民之具混
混同流相隨覆亡不克永受衆多之服享猶負米而飢載象
而渴深哀之也 殷先哲王積累維持如此今一旦至於汝
君乃以爾全盛之多方不克生享天之成命是亦可憫

檀弓子柳曰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註以分死者
所矜也祿多則與鄰里鄉黨喪之賻也順死者之孝心也亦
此意 喪有死之道焉注言人之死如鳥獸死之狀鳥獸之
死人賤之聖人之所言也註聖天不明說為人甚惡之此註

直不可曉此死字當作死其親之死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
不仁而不可為也死之為無知也曾子曰古之人胡為而死
其親乎亦謂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言喪者有死之道
而聖人於無知有知之間難於為言也故下章謂喪之朝也
順死之孝心也云云又一章云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此義甚明
於鳥獸之死何與

晉文公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監其腦子嚏也子犯曰吉我

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杜注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

向故伏罪其腦所以柔物子犯審見事宜故權言以答夢

按此則如易之天且劓亦此天字左僖二十八年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云衛人告

陳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者越國而謀文元年杜註

云合古之道而失今事伯主之禮故國失其邑身見執辱

鄭忽不昏于齊君子曰善自為謀注言獨潔其身謀不及國

愚按傳於鄭忽衛孔達其詞無貶杜元凱以成敗利害言之

陳衛之君未為不是也

子產為政有事伯石公孫段有賂與之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

也奚獨賂焉鄭大夫共憂鄭子產曰無欲寔難皆得其欲以

送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成猶在我何愛於邑

邑將焉往在言猶子產與子太叔所見大小於是可知

管仲曰會而列華謂鄭世子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

禮義無國不記記茲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

其勿許鄭必受盟古人畏史若此然管仲猶以利害言又以

見諸侯之史遺逸者多矣

臧武仲曰在上者灑濯其志壹以待人執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愚按臧氏世有名言世本孝公生僖伯彊

彊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瓶瓶生文仲辰 白季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愚按此等皆格言

詩君子于役前不知其期次不日不月末則苟無飢渴 朱氏曰不可計以日月亦庶幾免於飢渴而已呂氏謂不收歸

咎于君但言今既不得便歸苟在彼得無飢渴之患足矣 詩以謹昏叟賈公彥於周官大司馬註作誰曉

左文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侵官也按公穀皆以為襄公將以狐射姑為將左作賈季趙盾佐之處父不可公漏言於射

姑遂為所殺其稱國以殺者罪公之漏言也而左氏獨謂侵官夫立人之朝凡人才用舍莫非所當言矧處父實為太傅

耶使天下後世以侵官藉口而緘嘿苟容必此言也 文十五年齊人歸公孫敖之喪許翰謂文伯惠叔二子之哀誠

無已故魯人送其請國史記其事仲尼因而不葬者卒葬與喪歸皆策書于以教者教也胡仁仲亦曰有子考无咎左傳曰為孟氏

且國故也杜釋例曰教繼情棄命既已絕位非大夫也大夫喪還不書由感子以赦父敦公族之恩崇仁孝之教故特錄

以示義 齊懿公侵魯伐曹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

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

子之不虐幼賤畏乎天也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禮為天至此時猶然

文十八年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

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惠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

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惡視

其母弟也元妃出姜所生齊侯威公子惠公也正義曰惡是齊甥齊侯許廢惡者惡

以世適嗣立不受齊恩宣公以非分得國荷恩必厚齊侯新

立欲親魯為援故殺懿親此真威公子也惟利是嗜

宣三年鄭子公將弑靈公謀於子家子家辭曰畜老猶憚殺之

而况君乎再考晉欒書將弑厲公召韓厥厥辭曰殺老牛莫

之敢尸而况君乎二子辭雖正而以畜比君亦太不倫矣

左成二年楚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

罪也今納之是貪色也云云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

是天子蠻鄭靈公夏姬殺御叔亦早死弑靈公陳戮夏南

舒楚出孔儀孔寧儀喪陳國楚滅何不祥如是云云王以予連

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

曰歸吾聘女云云王遣姬歸鄭巫臣聘諸鄭取而奔晉初巫臣

止莊王曰貪色為淫、為大罰止子反云云人生實難其有不

獲死乎言人之生也難而死則易何為娶此以速其死其言

可謂深切矣而已實取之人至於物欲所移明知其死而不

暇卹也

僖廿五年晉侯圍原命三日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

矣公曰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又廿八年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

用宣明也未明於是乎伐原以示信 昭十五年晉荀吳圍
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
為穆子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
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三月鼓人或請降穆子曰
獲一邑而教民急將焉用邑云云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義所
知義所在也荀吳必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愚謂此
其能獲故用以示義便是霸者氣象意原之必降而因以示信鼓之必獲而因以
示義

莊十二年猛獲奔衛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
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
之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云云
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註籍書也

王畏晉故私宴賄以慰鞏朔 既曰勿籍而傳者猶得之簡
冊併與王之私語而書之世之為善為惡未有能揜者也

襄廿八年慶封奔吳富於其舊叔孫豹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
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旗 秦景公無道后子
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昭楚靈

王示諸侯汰左師曰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
如之德遠而後興昭楚靈王誘蔡侯而殺之叔向曰天之假
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昭子產曰天將棄蔡
以墜楚盈而罰之天將多陽虎之罪而斃之定晉卜偃曰虢
必亡矣亡夏陽不惧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
此皆人為之不善天必厭之益其不善而傾覆之

昭十九年左傳私族於謀而立長親 室於怒市於色 左氏

倒文皆此類也 昭廿二年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蚩按
傳劉獻公之庶子伯蚩事單穆公則劉獻公未嘗無子古者
無適子遂謂之無子或有子不肖亦稱無子也

桓十年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胡氏曰弗者遷辭惡失信
也愚謂春秋一經惟此弗字

僖十年荀息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
註言不能正里克使不忠於申生等

隱五年觀魚傳吾將畧地焉注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疏若不
竟之地不應譏公遠遊且云遠地明是他境釋例詞欲畧地
則非魯境土地名蒙在魯郊內云本宋地蓋宋在魯之界上
文十二年隨會能賤而有恥服虔云能處賤又且知恥言不可
汙辱 愚按東漢馬援謂梁松實固曰凡人為貴當可使賤

如卿等當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左隱元年春王周正月註言周以別夏殷 九年三月大雨震

電註今正月 桓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註甲戌前

十二月廿一日己丑此年正月六日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

咸丘疏沈氏以今周之二月乃夏之季冬故訊其盡物 八年

冬十月雨雪註今八月也書失時 又正月己卯烝杜云此

夏之仲月非謂過時 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註今五月周

之秋平地出水漂殺繁麥乃五稼之苗 廿九年冬城諸及

防書非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註謂今九月周十

一月云僖廿一年夏大旱正義曰周之夏即今之二月三月

四月也於時方欲下種此月未雨未能成實而書夏大旱者

此後雖得小雨終是不堪生殖杜云送夏及秋五稼皆不收

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註書時災也周十一月今九月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殺草所以為災正義以長曆校之此為十一月云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穀梁傳曰未可殺而殺成元年二月無冰註今之十二月書冬温僖十一年揚拒泉臯伊維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十二年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註平和也前年晉救周伐戎故戎與周晉不和按和戎自此始見于傳齊始伯不能禦戎以強王室而出此策僖廿三年季隗曰我二十五年矣叔向曰我先君文公生十七年得士五人昭十絳縣老人使之年按古者論齒皆稱年如此類甚衆則外丙二年仲壬四年為齒無疑於是昭公十九年矣亦齒也

文元年内史叔服能相人按相人字始此

定六年成之昭兆云寶龜疏灼之出兆兆文分明故曰昭主

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註衝車也褐馬衣按古者馬有衣

晉飢秦輸之粟莊十秦飢晉閉之糴年四故秦伯伐晉晉侯謂

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

右慶鄭吉弗使云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潯而止公號慶鄭鄭

曰復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晉語曰秦飢惠公

命輸之粟虢射請勿與鄭請與之公曰非鄭之所知也遂不

與秦侵晉至于韓公謂云君其訊射也公曰舅所病也舅射也

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渡曰師少于我鬪士倍我我急秦

奮倍猶未也公曰云遂使請戰韓簡退曰我幸而得囚得囚為幸

言必秦改館晉侯蛾析夫晉大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

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謂呼不往誤臣而不臣行
將焉往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愚按晉惠公
復諫違卜自取敗亡固無所逃其罪而慶鄭棄君於險韓簡
以得囚不與敗為幸意皆欠厚

昭十四年傳云楚子簡上國之兵簡東國之兵此兵二字杜氏
不釋而孔疏謂兵者戰器之名戰則令人執兵因即名人為
兵如經中所稱皆戰器之名如司兵所謂戈矛戟等也
愚按下文云息民五年而後用師則軍當稱師上文所謂簡
兵安知非修車馬備器械之類耶疑戰國秦漢後始稱人為
兵書其克詰爾戎兵孔註治戎服兵器孔疏乃云戎亦兵也
孔蓋不曉

昭八年陳穿封成與楚圍爭皇頡其後使穿封成為陳公 昭

十三年楚觀從教子干殺公子棄疾其後棄疾召從為卜尹
杜註明在君為君之義也

書禹貢雲土夢作乂疏此澤亦單稱雲單稱夢經之土字在二
字之間蓋史文兼上下也 三江俱在吳震澤發源之松江
流而為婁江東江與松江為三也先儒謂出岷嶓與豫章者
為中北南三江非是不然此云既入下文何以曰震澤底定
詩召旻訖禮表記穿窬疏皆引說文為証今說文本內皆無
之乃知孔穎達所見許氏說文與今本文不同

禮鄉飲酒義月三日而成魄朱氏曰魄者月之有體而無光處
也故書言哉生明旁死魄皆謂月二三日月初生時也凡言
既生魄皆謂月十六七日始闕時也鄉飲酒義兩言月三
日而成魄則是漢儒專門陋學未嘗講讀尚書者之言耳疏

知其繆而曲狗之故既言月明盡而生魄又言月二三日而生魄何相戾之甚耶 愚按說文霸字下釋云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送月羣聲周書曰哉生霸以此言之霸魄之義容有不同此魄字疑當作霸書亦然李肩吾云三日則云魄如朱文公所謂魄則當作霸字 禮記不弗尚多釋音禮禮運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 禮記不弗尚多釋音云不亦作弗何休公羊云弗者不之深也

大戴禮禮儀三百可能也威儀三千則難矣李微之曰輕重倒置如此豈聖人之言愚謂威儀豈足易事凡掃灑應對進退容貌詞氣顏色皆威儀之事聖賢一生工夫臨終猶慮其不能盡者此語雖微有未瑩然謂輕重倒置則不然禮器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蓋經禮

三百當自由禮三千而入曲禮即威儀也

儀禮士喪禮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云鄭註寢門內門也徹帷房之事畢則下之李肩吾云帷房孔疏房訓褰舉當是之下絕句 按說文房閉也送戶劫省聲則宜事字下絕句蓋房合通賈疏謂褰帷而止非謂全撤去亦未安

周禮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寢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 王氏曰人之精神與天地同流通萬物一氣也易曰軋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故占夢掌其歲時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掌其歲時則掌占夢之歲時而已寤夢若狐突夢太子申生正夢鄭氏謂平安自夢

周禮小祝設齋置銘 杜子春云齋謂重也疏云以士喪禮取
銘置於重與此設齋訖置銘於齋上事相當故以齋為重後
鄭不從云齋所以惑蚍蜉也鄭以意解義劣於杜禮喪大記
言齋甚詳
周禮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有痛首疾夏有
痒疥疾秋有瘡寒疾冬有嗽上氣疾 王氏曰列子曰指擗
無痛癢痛痛也素問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夏傷於暑秋必
疾瘧病瘟則所謂痛首之疾疾瘧則所謂瘡寒之疾蓋方冬
之時陽為主於內寒雖入之勢未能動及春陽出而陰為內
主然後寒動而搏陽為痛首之疾矣方夏之時陰為主於內
暑雖入之勢未能動及秋陰出而陽為內主然後暑動而搏
陰為瘧寒之疾矣痒疥疾則夏陽溢於膚革清搏而淫之故
也嗽上氣疾則冬陽逆于臟府清搏而逆之故也

書周公師保萬民 武王數紂之罪放黜師保注可法以安者
及放退之師曠曰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注貳
卿佐襄十四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太公師保萬
民按此公卿乃民所效法而賴以安焉故謂之師保
書君奭註尊之曰君而又名之古人尚質相與語多類此

儀禮聘禮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拊洒方問反以俟既曰先君

之祧不必始祖廟况受聘享在廟未遷主所藏之祧若更以

恭左傳先君之祧豐氏謂祧則決然非鄭氏超然上去之義

定六年左傳吳太子敗楚舟師云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陽令

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後知懼而於是遷郢於都而改紀其

政以定楚國楚賴子乃今可為之語甚妙

哀元年左傳吳闔閭在軍餼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

與焉註必須軍士皆分糗食不敢先食分猶偏也所嘗甘珍非常食也按此已有後世吮疽絕甘分少氣象

定九年齊侯使賓媚人賂晉以紀甌玉磬疏傳文玉在甌磬之間明二者皆是玉也

成十五年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民也註惡不及民曹負芻殺太子而自立亂之大者也謂惡不及民可乎此左氏不知本之論

成十六年是大泝曹也哀十一年吳其泝矣昭廿九年若

泝棄之物乃抵伏並註泝滅也意此字當作泝以避唐諱改襄十四年會于向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註行之所在亦設朝位按此如孟子所謂朝廷

襄十九年齊崔杼殺高厚而兼其室鄭子展子西殺子孔而分

其室三十年楚公子圍殺大司馬為掩而取其室此等事自襄以後方盛

宣十二年知莊子反為楚所獲以其子瑩每射抽矢菽納諸厨武子之房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註抽擢也菽好器房箭舍蒲杞柳可為箭正義曰重物不可舉者謂之不勝用之不可盡者亦言不勝史傳多有此事今人無復此語故少難解耳

昭廿八年歲在鶉火陳卒滅今在析木之津猶將渡由註由用也按此由字當如顛木之有由藥

莊元年天王追命魯桓昭七年追命衛襄註如今之哀冊定九年齊侯得敝無存之尸三禭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註禭衣也比殯三加禭深禮厚之犀軒卿車直蓋高蓋疏無存賤

人蓋初以士服次大夫服次卿服犀軒是卿車明矣三禭終以卿服 襄十四年四月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六月晉侯請于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禮葬張安世傳宣帝封賀家註身死遥封故云封家 按此乃贈官之始

襄子七年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農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弗許築者謳曰云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云或問曰云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註傳善子罕分謗分謗蓋始于此事惟其是既謗胡可分

魯襄公名午春秋書陳侯卒莊公名同書同盟于幽僖公名申書成申定公名宋書宋人胡氏曰後世不明此義有以諱易人姓者易人名者愚者違禮以為孝諂者獻佞以為忠忌諱繁名寔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趙文子曰吾聞之能信不

為人下吾未能也註自恐未能信也斯之未能信亦此意

宣十六年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殺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云昭十三年晉荀躒如周葬穆后藉談為介景王享之求繇器談辭以王靈不及云王曰叔氏而忘之乎叔父唐叔云又成二年晉獻齊捷事亦類此 王按此二王多識前言徃行賢于晉大夫遠矣

昭十九年鄭駟偃卒子弱父兄立子瑕三子游叔子產以為弗

順注捨子立叔不順禮也叔當云叔父 襄十年先軫死于

敵以其子且居代將中軍 鄭亂子產之父于國為鄭盜所

殺子產為卿非也十九年方為卿 周亂劉文公蚩之父獻公卒蚩為卿

昭廿年按此事甚多不免居喪而自立僅見晏子

昭三十一年趙簡子夢童子言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註簡子夢適與日食會謂咎在已故問之史墨知夢非日食之應故釋日食之咎而不釋其夢愚按杜註與占夢視祲之意異

昭十四年叔介特註單身民也疏一介行李介廩則介亦特之義也廿八年君亦不使一个虜在寡人一个单使二傳介介異

宣十七年齊頃公帷婦人使觀魯晉衛曹使者云范武子召文子云使卻子逞其志康有豸解也襄十六年范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鳩乎因看左傳如齊有豸魯無鳩自亦好對

定十四年衛蒯聩逃入已氏曰活我吾與汝璧已氏曰殺女璧其焉往桓元奔漢中以玉導遺馮遷曰女何敢殺天子遷

曰我殺賊耳二人者但知璧王之活已愚亦甚矣

僖廿八年晉侯敗楚人于城濮遂盟于踐土盖晉於是乎霸也

按左氏是年五月丁未晉侯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

鄭伯傳王用手禮也王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戎輅彤

弓矢旅弓矢鉅鬯虎賁晉侯辭逆命此所謂晉侯即晉文公

重耳也所謂王即周襄王鄭也考于書王錫晉侯鉅鬯弓矢

作文侯之命曰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

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於文王此所謂文侯即晉文

侯仇也所謂王即周平王宜白也平之與襄相去六世仇之

與重耳相去十侯司馬遷作晉世家叙晉文公踐土之會獻

楚俘于周乃曰周作晉文侯命其辭自王若曰已下皆書文

侯之命之語是非遷偶誤以晉文公為晉文侯耶前世傳注

孟子引角弓詩曰兄弟鬩弓而射我我則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其親親之也孔氏引孟子與今本不同者尚多

孟子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未知定說但見莊周云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此適有故與性二字疑戰國時有此語

孟仲子子思弟子孟子從昆弟與孟子共事子思後又學於孟子著書論詩其讀於穆不已以為不似毛詩引以為說而不從其讀 大毛公學於荀卿李斯亦學於卿河南守吳公故

與李斯同邑而嘗受學焉 如上數事有同師而異學者

孟子言學校子矜疏公孫弘奏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是古亦名學為校也愚按註與疏當引用孟子處如小弁及天生烝民周餘黎民等多不引用不知何說嘗於角弓引其兄闕弓

云數語亦與今文不同

經翼

易正義云經分為上下則彖象釋卦亦當隨經而分故十翼為上彖下象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

漢上云十翼十篇以贊易道不相附近不居聖也王輔嗣始分象辭附于文下乾存古文余曰翼輔其體而有所行之謂也易非十翼以輔之則人指為卜筮之書而所行不遠矣

自經秦火易書獨存然說卦一篇乃出於漢宣帝時河內女子得之蓋陳說變卦之義與夫象數所自出爾其間有伏羲八卦有文王八卦莫不訣而存焉自大易之後歲二萬一千六百伏羲畫而明之歲六萬五千八百八十一文王衍而繇之是以天地定位至知來者逆此伏羲八卦後世謂之範圍圖

文王序而衍之即體以求用而有帝出乎震以下凡八卦焉
孔子推明作說卦子夏註圖以立先天後九百餘年五代初
有白雲鄭雲叟希夷陳圖南師傳分為二派傳至康節以乾
圍圖說目曰觀物篇作皇極經世而文王八卦亦兼明之

此先天環中圖中央之外第三規玄黃色相交者也易大傳曰
四象生八卦邵子曰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
交于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于是八卦成矣又曰四分
為八又曰四象生八卦之類又曰四象交而成八卦又曰三
變而八卦成矣又曰八卦何謂也曰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
謂也迭相盛衰終始於其間矣

今知眉州任侯直翁易心學中錄出太極兩儀之說惟朱
文公初畫為儀再畫為象之說足以一洗傳注之陋然其
為圖每一畫也已而分而為二而後更加一畫此圖自中
而生遂一而分為陰陽而八卦其比朱圖似徑便然文公
原畫之贊則此圖猶未及之也若夫玄衣黃裳之說其寓
言哉

東鄉自學易以來讀易家文字百有餘家所可取者古先天圖
楊雄太玄經闕子明洞極經魏伯陽參同契邵堯夫皇極經
世書而已惜乎雄之太玄子明之洞極做易為書泥於文字
後世忽之以為屋上架屋頭上安頭也伯陽之參同意在鍛
鍊而入於術於聖人之道又為異端也堯夫毅然擯去文字
小術而著書天下又不顧之但以為律曆之用難矣哉四家
之學皆兆於先天圖先天圖其易之源乎渡無文字解註而
世亦以為無用之物也今子作方圓相生圖為先天圖註脚
比之四家者為家簡易而四家之意不出于吾圖之中于易
之學為最易曰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
是天地四時日月之理也苟不能髣髴其理詎敢欺我同志
乎有意于易者請自此圖始孔子有言曰學而不思則罔思
而不學則殆思本於心非耳目與口也區、耳目口之學者
無觀我之圖焉學者能自此圖以達古聖賢之用心則吾之
願也我小人耳又何足與言學哉

異時觀楊鼎卿易之先天方圓圖下有此一本不着其所
自但云相傳以為先天圖註脚願不解其義後于張學古

得此乃知為鄭少梅所作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如先天之序八卦相坎而各相配不用先天之位理趣亦深密少梅長于易有書行世此其所自得也

康節揲著法奇偶以少為決為多少以記數人自其寔以一約四每以四因以奇為少以偶為多奇為多少名陰九八者餘九美第一乘之揲餘兩其四共八美此自然之數陰之偶也故謂之多已二美皆是多五四者第一揲餘五美一其四第一美餘陽之故名老陰是少五四者第二揲餘四美一其四第一美餘陽之奇也故謂之少已上三揲皆足此已上係掛扚之數多之數二以多記之少之數三以少記之歸奇積三三而為九歸數積三三而為九故少之數三以少記之歸奇積三三而為九歸上文所謂少之數三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三十六矣將揲數多三十一六為老陽四歸奇積三二而為六歸奇數積三三而為九三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二十四矣將揲數多二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二十四矣將揲數多二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二十四矣

四為歸奇積二三一而為八歸奇數積兩個三少一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三十二矣陰八為偶故也歸奇積二二一三而為七是兩個二一個三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二十八矣四七為奇故也少故四營而成易易即變也四營方成一變陽七為奇故也掛一掛二掛三掛六扚乃成三歸奇為扚三營也再扚四營也總十二營三掛六扚乃成三變扚共計十二營也三變然後成一爻三揲之後然後數老少之爻

太一下行九宮法與大易戴九履一數合姑錄于此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鄭玄註云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于中央中央者北辰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于子陰起于午是以太一下行九宮逆坎宮始自此而逆于坤宮又自此而逆于震

宮又自此而送於巽宮所行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送乾宮又自此而送兌宮又自此而送于艮宮又自此而送于離宮行則周矣上遊息于太一天一之宮而返紫宮行送坎宮始終于離宮

張衡傳註

古今星象之書巫咸甘德召申所記司馬遷班固所註既已不同而張衡靈憲中外官常明者一百二十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萬一千五百二十今往往失其傳三國時吳太史令陳卓始備列巫咸甘德召申三家之星總二百八十三星為一千四百六十四星後雖有知者如張子信李淳風之徒亦不敢妄註一二于其間矣且以三家星言之雖曰近日而隱遠日而顯然皆不離其次居中如轂遍入于列舍者紫微垣也散之于外太微垣也西離于氏東入于

斗者天市垣也其他雜星皆在紫微垣之外分布于列舍之間在赤道內者謂之中官在赤道外者謂之外官星名既異去極不同入宿亦別或象天官或象庶物或主人君或主后妃或主太子或主夷狄其詳雖各載之本篇其大畧可得而舉石申紫微垣東藩左驂樞上宰少宰上弼下弼上衛少衛上丞西藩右驂樞少尉上輔少朝上衛少衛少丞北極北斗輔星鉤陳天一太一天槍相天牢大陽守文昌天棓閣道共一十三座計六十四星太微垣內屏五帝座即位常陳郎將共六座計四十二星天市垣帝座候宗正宗人宗星官者斗共八座計四十一星列舍二十八宿并附官鉤鈐神宮墳墓離宮附耳鉞左右轄共三十五座計一百八十二星中官攝政大角大戈招搖七公梗河天紀貫索織女女床右旗河鼓

天津匏瓜騰蛇王良附路天大將軍大陵天船天廩卷舌黍
旗五車天闕五諸侯積水水位北河南河積薪三台軒轅少
微共三十四座計二百三星外官西咸騎官積卒東咸龜天
江傳說魚杵天弃建鰲九坎離珠璧壘陳敗舊北落師門羽
林軍士司空天倉天囿天苑玉井屏廁失軍市野鷄老人狼
弧矢天稷長沙南門庫樓平星共三十六座計二百二十七
星並用赤記甘德紫微垣四輔天皇天帝天柱女史柱史尚
書陰德天床內厨五帝內座華蓋杜六甲傳舍天厨扶箱二
公天理勢內階榮八穀共二十一座計一百二星太微垣太
子逆官幸臣三公九卿內五諸侯竭者共七座計一十五星
天市垣斛市樓二座計十星中宮天由平道周鼎亢池帝席
天亂漸臺輦道左旗敗瓜司危司非司祿車府人臼杵土工
吏造父雷電上公外屏右更軍南門左更積尸天阿積水月
礪石天讒天街諸王天節天高天潢咸池司恆水府座旗四
瀆闕丘天鑄耀酒旗內平靈臺明堂進賢共四十九座計一
百七十九星外官析威車騎騎陳將軍陳車日塘農文人狗
天雞狗國天田羅堰哭司命蓋屋泣霹靂雲雨八魁天溷鉄
鎖天庾芻藁九州殊口天園九旂軍井文人子孫天社天狗
外厨天記天廟東甌器府青丘天門共三十九座計二百單
五星並用墨記巫咸紫微垣大理御女三師鈞陳共四座計
一十八星太微垣虎賁一星天市垣帛度屠肆別肆車肆共
四座計八星中宮奚仲天廐天陰大尊長垣共五座計二十
四星外官陽門頓頑天輻逆官鍵閉罰天籥天淵天桴十二
諸國離瑜天壘城天錢天網虛梁斧鉞天相軍門土司空共

一十九座計九十三星並用黃記其間又有名同而所記之色不同所記之色同而星數之多寡或異者兩三公各三星一在紫微垣外坐開陽之下黑記一在大微垣之內黑記兩土司空一在翼宿度內四星黃記一在奎宿度內一星赤記兩太子各一星一在大微垣之內黑記一在紫微垣北極星下赤記兩從官一在大微垣之內一星黑記一在房宿度內二星黃記兩天田一在角宿度內二星一在牛宿度內九星並黑記兩積水各一星一在昴宿度內黑記一在井宿度內赤記兩御女一在權星之下一星赤記一在紫微垣內四星黃記兩杵各三星一在箕宿度內赤記一在危宿度內黑記韓楚周秦鄭晉魏趙齊燕天市垣與十二諸國名同而所記之色不同其餘所不著者皆為無名之星自三國至國朝並遵用之皇祐所測與崇寧所測其間有分秒不同者並當從崇寧為準

鄒淮以進士提領造曆所演美曆書其所撰載如此余所收天文書雖不能無少異而大略則無間然也余本有三家星歌及李淳風軋象賦俞琇為之註甚詳密可愛此所述分三垣內外官而類之有條而不紊不可不志也

洪範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為觀其於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弃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說曰火南方楊光輝為明者也其于王者南面鄉明而治治宮室飾臺榭內淫寵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于王者為內事宮室夫婦

親屬亦相生者也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
革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擊秋
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仗鉞誓士衆抗威武
以征畔逆止暴亂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
下說曰水北方終歲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藏精神
放越聖人為宗廟以收菟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 右漢書
五行志云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
後劉向治穀梁數其禍福傳或作傳以洪範與仲舒錯互不至
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
是以摠仲舒別向歆傳載睦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
所陳行事訖于王莽舉十二世以傳春秋著于篇按此其說
亦不可廢故記于此以俟探討

七月陳王業也其詩大概述天時以勤民事先儒謂一詩皆以
夏正為斷愚則曰非特此也凡詩如正月四月六月十月之
交皆夏正也非特詩諸篇凡易書周官春秋左氏所書之月
亦皆夏正然則商正建丑周正建子者非改正朔歟改正朔
矣不改月次也正朔之改示一代之興各有所尚月次之不
可改四時之序不可紊也苟紊之則時令乖張民聽疑惑雖
耕耘歛藏亦將失其候堯典所謂欽若昊天教授人時者萬
世不可易也若夫正朔迭尚不過以新民視聽如大朝會大
典禮專用此日名曰歲首太史公所謂朝以十月者是其例
也世儒遂謂商周既改正朔則併其餘月次亦應遞改噫為
此說者臆度之過也臨卦所謂八月者指觀而言也臨觀反
對故聖人預以為戒觀之為卦其畫四陰其辰在酉曉然夏

之八月也而何氏以為周八月屬未之遯孔氏以為商八月屬申之否夫文王周孔簡易以逆夏正而何氏孔氏反崎嶇以求合商周之正不亦异乎故曰凡謂改正朔而并其月遞改者皆臆說也書伊訓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奉嗣王祗見厥祖太甲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夫奉嗣王初見厥祖重事也故以改元之歲首以冕服奉嗣王歸亳亦重事也故以三祀之歲首然而仍稱十有二月則是殷人未嘗改十二月為正月也孔氏以商正解之不通則乃曲為之說曰此湯崩踰月太甲即位而奠告也改之孟子外丙二年仲壬四年然後繼以太甲則太甲乃湯之孫所謂祗見厥祖者是矣非嗣湯而立也假使太甲嗣湯而立亦安有踰月而遽改稱元年邪故曰凡謂改正朔而并其月遞改者皆臆說也詩篇如正月曰正月繁霜四月曰四月維夏六月曰六月棲棲此為夏正無疑雖欲曲說不可得也雖有曲說不足惑也至十月之交鄭氏則釋之曰此夏之八月也夫十月之交則十一月矣是周人朔月也故曰朔日辛卯正朔日食古人所忌故曰亦孔之醜不然八月日食何足以言甚醜也是証之則周人以十一月為朔月未嘗改為正月也又七月之詩之五章自五月數至十月而繼之曰曰為改歲是以十一月為歲首而未嘗改之為正月又一証也故曰凡謂改正朔而并其月遞改者皆臆說也周官凌人十有二月斬冰與月令季冬之月命取水相合則不惟時皆夏正而月亦皆夏正矣而正月之吉始和懸法觀象鄭氏強解之曰周正月也夫以夏正言之建寅之月也三陽既交斯謂之和若指為周

正則建子之月矣時方寒冬安得謂之和耶又黨正四時之
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法夫言孟月則夏正建寅之月非周
正建子之月也明矣故曰凡謂改正朔而并其月次遞改者
皆臆說也春秋所書時皆夏時也月皆夏月也雖左氏傳亦
然隱三年傳曰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周之
禾其為夏正明白如此杜氏以周正解之曰四月今之二月
也秋今之夏也麥禾皆未熟取者蓋蹂踐之夫左氏祇曰麥
禾而杜謂之未熟左氏直謂之取而杜謂之蹂踐幾于迂踈
可嘆良由曲泥周正有所不通故遷說其詞以至於此故曰
凡謂改正朔而并其月遞改者皆臆說也或曰漢晉唐諸儒
以三正說六經豈鑿空駕說之哉亦必有一二疑似以啓之
如春無冰冬大無麥禾之類皆其藉口也然疑似者一二
爾明白者十百也以疑似蓋明白以一二勝十百豈非惑與
夫有一二之明白猶將勝十百之疑似今乃反是又豈非大
惑歟六經不幸而經秦火幸賴諸儒之補綴然使學者得見
秦灰之殘編斷簡當反無惑惟其出于諸儒補綴也是以惑
學者滋甚蓋不知其凡事不特如改正朔之一端幸因是事
證驗尚多可以正云 夫既因七月之詩而攷六經所書
之月皆夏正矣六經之外先秦古書及漢以後正史凡所書
月亦皆夏正也呂氏月令或以為周公作是否未可知然所
言時令則夏正岐伯素問伊川以為戰國間人所作是否未
可知然所言月候則夏正竹書紀年傳謂晉太康初汲人得
之魏冢是否未可知然其言三代之正月則皆建寅也由是
觀之先秦古書所紀之月皆夏正矣秦正建亥漢仍秦舊太

史公史記書十月于每年之首班固漢紀春秋九月於每年之終所謂春正月者自在年中不改稱謂至武帝太初元年正曆法以正月為歲首明年所書始以春正月起之而以冬十二月終之是後惟魏明帝用景初曆嘗以建丑為正并改三月為孟夏餘皆遞改然而郊祀蒐狩頒宣時令則渡以寅為正二者交互徒惑民聽行之未幾渡用夏正其後惟唐武氏改年曰載以十一月為正月以十二月為臘月然後以正月為春一月自二月以後不能易其次由是觀之秦漢以後凡正史所書之月則皆夏正也或曰孟子亦先秦書也其言七八月之間旱趙岐以為即夏之五六月以苗稿証之疑可信愚以為泛言苗稿耳既不可為夏之月亦何以証其為周之月邪又言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直謂仲冬後農隙可治橋梁而趙氏泥於周正謂夏之九十月可乎或又曰劉歆以三代之正作三統曆述此亦正史所載也何以謂之皆夏正乎愚則謂劉歆漢儒也與孔安國蓋遞相祖述者自是曆數家從而和之又豈為確論乎且不信聖經而遵曆述仲傳註皆學者厭平實而喜竒誇之過必有務平寔而後可與論古道也 或問曰六經子傳及先秦他古書與歷代正史所書之月皆為夏正亦既明矣然姚大老辨三代秦漢置正博引經傳以為皆用夏時而平庵項氏獨以為春秋自是孔子之書即非周王所用此一說也胡文定經解謂以夏時冠周月是聖人垂法後世之意此又一說也陳正齊後傳謂以夏時冠周月自是魯史之舊夫子因之每孟月書時以見魯史每正月書王以存周正孟尊周而罪魯也此又一說

也三家者之言何如曰三家皆近世博雅大儒特其立說猶未必不牽于傳註故雖卓然有見於始然卒不能不自變于其後者也孔子之春秋即魯國之史也魯史之時月即周家之紀曆也夏周之歲月首雖殊夏周之時令則一安得孔子所書與周王所用不同邪項氏固嘗謂周曆本稱決無改月之理其說卓然當於理矣而末乃謂春秋四時十二月恐皆夫子革之以為萬世法是則惑也是豈非牽于傳註雖卓然有見于其始而卒不能不自變于其後邪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以正朔惟夏得其正也胡氏乃謂夫子以夏時冠周月信斯言也是春秋所書春正月者乃今之冬十一月也秋七月者乃今之夏五月也以冬為春以夏為秋雖甚愚者猶不為曾謂聖人而為之乎傳之當時猶且不可尚可為萬世法乎胡氏嘗有言曰周人以子為歲首則冬十一月也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為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其說卓然當于理而末乃謂夫子作春秋是天子之事可以改正朔故以夏時冠月又以夫子無其位不敢自專故以周正紀事是則大惑非牽於傳註雖卓然有見于其始而卒不能不變於其後耶至陳氏謂魯史舊以夏時冠周月夫子仍之此說似勝然於胡氏之說特添一轉語爾事不如此亦祇費詞假使周人改朔并移月次則天王在上魯人安敢自以夏時冠周月乎如此是不奉天子正朔也又豈有魯奉天子正朔而史官紀事私以夏時冠周月乎如此則是無故而陷其君于僭逆也假使魯史官之無識以是紀事吾夫子

修之宥仍其僭謬乎陳氏固嘗謂西周之史言時皆夏時也於是援周官季春出火非周正月季秋納火非周九月以為証據其說卓然當於理矣末乃謂西周之史言月皆周月也於是曲借康誥三月不言春畢命六月不言夏以為証據至秦誓十有三年春一月於己說有礙則反指為偽誤是則惑也非牽於傳註雖卓然有見于其始而卒變於其後耶嗚呼自傳註之學與各以三統解經不特何氏之於易孔氏之於書鄭氏之於毛詩周官杜氏之於春秋左氏而已也然而此五六人者古博雅大儒也三統之外不可廢也至于春秋一經以周正解之者則滔滔皆是又豈特胡陳項三家而已也咸淳九年歲次癸酉臘月傳之劉養源記 趙汝談履常述

溧陽讀書雜抄

鶴山先生

史傳

國語楚子西不聽葉公之言以納白公勝勝作亂子西以袂掩面而死 吳王夫差不聽伍員之諫而賜之死甘受勾踐之券於越滅吳夫差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見子胥也

爾雅釋丘曰如覆敦者敦丘註云敦孟也 科斗一名活東

戰國策蘇秦說韓曰韓有劍戟出於棠溪是蔡州西平縣西界棠溪村也其縣又有龍泉水可以淬刀劍

商鞅凌轢公族傷殘百姓趙良曰君之出也後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駮乘持矛而操闔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貪商於寵秦政畜百姓之怨 異苑龜字元緒素字子明

史記劉澤贊發於田生權激呂氏然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偉乎 按太史公偉其有成而班固作豈不危哉劉貢父曰觀南面稱孤者三世疑危字本是偉字後人不曉改之然愚謂危字為是劉澤以金獻田生事張卿行說于呂氏封呂產又以激呂氏使封劉氏雖幸而有成然行險徼幸者也太史公以其三世稱孤而偉之班孟堅以其行險徼倖而危之故曰事發相重豈不危哉若言萬一事覺則相隨累誤也雖然是皆以利言耳

田叔傳魯王發中府錢以賞民師古曰中府王之財物藏也史記茅茨不剪註屋蓋曰茅茨以茅覆屋則茨又為屋蓋韋史傳茨簷賤士本無官情徵諸詩亦有曰墻有茨漢高功臣贊茫茫宇宙上塲下黷塲楚錦反黷濁也陸機作

董仲舒對策云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自知省又出恠异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孔光傳臣聞師曰天左與王者左讀曰佐故灾异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事可必

匡衡傳念我皇祖陟降廷止我與廷二字與毛本异師古曰言成王常念文王武王之德奉而行之故鬼神上下臨其朝廷蓋衡下文亦云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佐助其治也

韋玄成傳永光四年詔罷郡國廟云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親臨幸處以立宗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銷遏使不今賴天地之靈云此詔與漢萃同意

蕭望之傳鄭朋楚士怨恨註張晏曰朋會稽人會稽并屬楚蘇
林曰楚人脆急也又下文朋曰我關東人按上文云會稽鄭
朋又有歸延陵等
語此疑非一語人也弘恭石顯等建白望之前將軍輔政欲排退計
吏專權擅朝幸得不生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
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于上註師古曰言歸惡于天子也師
丹傳歸非于朕朕隱君不宣為君受愆又云獲虛采名訊旬
詆愚按歸非歸惡等此已有之

文翁傳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師古曰少府郡掌財物之
府以供太守者也

表蓋兄子種為常侍騎常侍騎謂蓋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
絲欲刻治如淳曰種稱叔父愚按子思字其祖儀禮皆字父
字曰絲下又一再稱祖古人稱字者尊之早者字尊當然之禮耳

晁錯傳勁弩長戟射䟽及遠劉仲馮曰長戟恐誤或者勁弩如
今九牛大弩以槍為矢故可射䟽及遠也然戟有鈎又不可
射又李陵傳連弩貢父曰蓋如今之合蟬或併兩弩共一弦
之類 劉近世人乃言如今九牛大弩以槍為矢及合蟬云
此制不惟未見亦未嘗聞有此

夏侯勝送父子建師古曰送父昆弟之子名建又曰同產弟子
賞為梁內史

東方朔傳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顏註郎臺不周室愚按郎
官之稱恐以此漢子弟多是父任為三署郎後世子弟呼几
郎者疑亦以此不然未知所取之義

伍被傳募太子註文穎曰或言外家姓也師古曰急猶漢之粟
太子也被為子胥之後由吳徙楚之淮南

淮南王安生子遷為太子取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為太子妃
服虔曰武帝異姓姊之女也應劭曰修成君皇太后先適金
氏女也按此漢后妃乃有再適者

張湯傳治方中註孟康曰方中陵上上作方也師古曰古謂掘
地為阬曰方趙廣漢傳漢作平陵方上

齊懷王閔傳元狩六年廟立為齊王師古曰于廟受策也

燕刺王旦傳劉澤等詐言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修武備備非
常註如淳曰諸侯不得治民與職事是以為詐言受詔得知
職事發兵為備也

甘延壽傳試并為期門 哀帝贊卞射注並以并卞為手搏
朱買臣傳買臣吳人而為會稽太守者秦置會稽郡治在吳寔
本郡也至順帝時始立吳郡分徙會稽郡于越 既為會稽

守其上計吏故人渡驚駭白守丞者 註張晏曰漢舊郡國丞
長吏與計吏俱送計也

何武等贊故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此古人所以難于受
爵位也上文云武嘉區區以一簣障江河用沒其身師興與
董宏更受賞罰言宏用則丹免丹黜則宏封宏後宏為庶人
丹受國邑故曰更者必古有是語註云互受也

張安世傳上追思張賀欲封其冢為恩德侯 註師古曰身死追
封故云封冢也安世深辭遂下詔置守冢三十家明年復下
詔賜賀謚曰陽都哀侯 建武九年追爵陰貴人父

兩龔傳龔勝曰竊見國家徵賢平常為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
夫乘私車來耶 漢時招賢已乘私車 韓福歸詔行道舍
傳舍縣次具酒肉食送者及馬邠滕歸亦詔行道舍宿歲時

羊酒衾皆如韓福故事師古曰于傳舍為次若今官人行道過驛也 按此非有詔不舍宿 龔勝將終戒子孫勿隨

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 按此漢時墓已有祠堂龔慮可謂遠

王嘉傳哀帝欲封董賢嘉與賈延上封事宜暴賢等本奏語言

廷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送天下

雖不說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長初封其事

亦議大司農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于永先帝不獨蒙其

訊上感其言而止 愚按此言雖務為婉順以冀易送而導

人主以分謗遂非反不若哀帝之聞言而止 嘉卒以諫死

楊雄嘗作廣騷畔牢愁等文皆不傳註李奇曰畔離也牢聊也與君相離愁而無聊也旁惜也

又作太元自稱曰後世復有楊子雲者必知元其後蘇孺文

曰今日蘇孺文與故人飲酒私思也王敦自謂王處仲王戎傳後

韓文公亦曰將疾謂其友韓愈退之云誌李虛中古人呼字家重

如孔子之字人皆稱之雖門人與其孫子思及孟子以後至

于今呼仲尼未有自呼其字者自呼昉見乎此 又謂匡衡

傳註字以表德豈人所自稱鼎衡字也

後漢班彪傳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

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

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

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記正得失其略論曰司馬

遷採左氏國語刪本世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

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

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價值則輕仁義而羞貧窮

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

咎也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鄉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論序盖有所激至于司馬相如舉郡縣而著其字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盖不暇也愚固疑之文帝後有字者多惟賈生不字亦是未安

鮑宣傳今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者文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 此病今亦有之

馬融懲于鄧氏不敢渡違忤勢家遂為梁冀草奏李固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為正直所羞 梁冀誣奏李固馬融為章草吳祐謂融曰李公即誅公何面目見人乎愚按融忤鄧氏滯于東觀十年不得調後又忤梁冀免官髡徙朔方何壯也

傳謂居宇器服多存侈飾高堂施絳紗帳後列女樂然則喪身失節其基此乎馬援謂梁松竇固曰凡人為貴當使可賤如卿等當不可渡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然則士之貴滿而不可渡賤則凡可以全軀保祿者無不為也范蔚宗論融曰士苦則矜生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登高不惧者胥靡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與愚意相近而微不同耳

范滂傳投劾去郭林宗讓陳蕃曰今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訛

蔡邕傳三五法註謂昏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為官謝承書曰史弼遷山陽太守其妻鉅鹿薛氏女以三五自上轉拜平原相 邕傳又云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致敬屢委

有司雖有解除猶為疏廢又云迎五帝于郊所以導至神氣
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養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
之大業祖宗所祇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疏喪宮內產生吏
卒小污屢生忌故註解除謂謝過也小污謂病及死也 愚
按靈帝時人主親迎氣親祠祀之禮猶未盡廢有故不出猶
可解除謝過之文雖亦末世弊典猶以不親祭為過而謝之
也 邕以季文質得罪上書皆稱父子

靈帝光和元年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

公孫瓚記過忘善睚眦必報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
之常言衣冠皆自以職分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
販庸兒所在侵暴百姓怨之按此病自王蔡秦史以來多有之
公孫瓚兵屢敗掘塹築京以鐵為門積穀二百萬斛曰食此足

以待天下之變董卓築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曰事成可
以雄據天下不成亦足以老

建安十八年先主進軍圍雒縣龐統為流矢所中卒先主言則
流涕

龐德公以孔明為卧龍以士元為鳳雛則士元之齒當少于孔
明孔明卒時年五十四而士元卒于二十有二年則士元物
故尚未三十也豈不惜哉建安二十四年先主始王漢中是
歲關羽卒又明年黃忠法正卒又明年張飛卒又明年馬超
馬良卒基業未成而一時功臣相繼淪謝如有物奪之者明
年後主踐祚而舊人獨有孔明趙雲後七年雲卒又明年孔
明卒而勳舊于是乎盡正卒時四十五超四十七良三十五
羽忠不著其年飛傳稱少與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

事之則飛卒時年纔五十許霍峻年四十此數傑者皆以高才早世而譙周至七十餘而終天不祚漢明矣

諸葛孔明臨陣而薨當此時蜀喪元帥慘戚而歸魏師惟欣奏凱振旅一榮一悴存亡關焉時運不留世代遷改向之成敗利鈍皆為陳迹而青史所載赫赫若前日事孔明忠義之行節制之兵皆可詳細思惟反覆叅攷使人煥氣激昂因以興起而曹操司馬懿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羯奴猶羞而不取然則猶夸奪雄伯於俄頃間何足道哉以是知今古一心理無間斷

右係胡明仲所評

魏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

邢顯嘗為平原侯家丞防閑以禮由是不合庶子劉楨諫曰君侯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寔虞喜曰世人奇諸葛之英

辨而哂呂岱之無對是樂春藻之繁華而忌秋寔之甘口也夫春藻秋寔春華秋寔二事相對偶妥帖

吳以陸遜為江陵使東晉王忱督荊州始于江陵營城府

晉徐邈或問盧欽曰徐公當武帝時人以為通自涼州還京師人以為介何也欽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潛素士於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惟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倣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徐公之有常也

賀邵曰頃年以來朝列紛雜真偽相賀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

邵仕晉為中書令

愚按反理詭道

君子陰陽之性相反知君子好遯小人否小人用壯君子因晉張翰字季鷹吳人也齊王罔辟為大司馬東曹掾罔時執權

語同郡顧榮欲求去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
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思松江菰米蓴菜鱸魚膾而歸
後同敗人謂其先几此與淵明歸去意同非謂督郵
郭矣字大業為野王令羊祜嘗過之矣嘆曰羊祜子何必減郭
大業少違復往又嘆曰羊祜子去人遠矣遂送祜出界數百
里坐此免官

趙由為守則易尉為尉則凌守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人佞已

北史魏主太武謂臣之上表顯諫者彰君之短明已之直愚
按求名之說此已有之

孝明神龜元年置大斌縣屬上郡周隋不改謂之斌者取稽胡
懷化文武雜半之義

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不置墜門及禦敵戰具或問曰邊城禦賊

之所不為守備何也仁愿曰寇若至此當併力出戰回顧望
城猶須斬之何用守備生其退逸之心其後常元楷為總管
始築墜門議者劣之

周韓瑗以伏兵獲齊寇甚衆故事獲生口並送京決瑗奏所獲
賊衆不足為多俘而虜之但益其怒請一切放還以德報怨
詔許焉自此抄兵損息瑗以仁厚見知武帝深敬重之

宋高祖經畧中原以彭城險要置府于此

宋文帝車兒上以司徒義康嫌隙已著將成禍亂誅其黨劉湛
等出義康鎮豫章江州刺史殷景仁卧疾五年雖不見上而
密函往來日以十數影迹周密莫有知者叔湛之日上忽召
景仁誅討處分一皆委之愚嘆五年卧病而人莫能知其
為人深險殘刻可見宋文與此等人謀國安得不虧君臣之

義賊兄弟之恩乎

沈約宋書曰顏延之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故有山王擯稅之語後東坡嘗云它年五君詠山王一時教后山云未可弃山王

南史庾肩吾傳梁簡文帝與湘東王書論文體麗靡曰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颺故後歐陽公作蔡君山墓誌曰媼色有寬吾不可不為理陳后山云至寶不受辱隱默亦稱寬 胡德星

沈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宋武謂其故欲异已謝莊嘗戒曰卿每與人异亦何可久懷文曰非欲异物性之所不能耳梁忠烈世子方等傳嘗曰吾不及魚鳥遠矣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志性常在掌握 陳詩云候看飛鳥下已負百年身

沈炯行經漢武通天臺為表奏之略曰茂陵玉盤遊出人間南史宋丘靈鞠傳王儉曰丘公仕官不達才亦盡又江海任昉人皆謂之才盡歐公詩曰自覺隨年老后山云曰才隨年盡不重奇 杜寄高彭州適岑虢州叅云老去才難盡秋來興甚長 愚按才盡者皆隨血氣盛衰 聖賢無此論

唐太宗宋儒胡明仲評之曰功業者應時而造時運既往特陳迨耳而行事是非出於人心有不可泯沒者後世將于是焉以為師資可不辨乎

唐中宗贊吉凶之于人猶影響也而為善者得吉常多其不幸有罹于凶者矣為惡者未始不及于凶其幸而免者亦時有矣而小人之慮遂以為天道難知為善者未必福為禍惡者未必禍也

魏長賢貞觀七年追贈定州刺史即徵父也

開元二十二年裴耀卿為相兼轉運都使

陸宣公曰權之為義取類權衡若重其所輕其所重謂之權

也反矣以反道為權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殞身

元次山有心規云元子病游世歸于商餘山中以酒自肆歌曰

元子樂矣我鼻我目我口我耳歌已矣天公曰自樂山林可

也自樂耳目何哉人誰無此元子引酒當天曰勸君此杯酒

緩飲之聽我說云此即司馬公耳目口鼻皆為我有之意

韓退之貶陽山令遇順宗即位恩赦以叔文之黨尚熾不得放

還其寄三學士詩云前日遇恩赦私心喜還憂果然又羈繫

不得供鋤耰憶昨行云任文未揃崖州常執熾雖得赦宥常

愁猜近者三姦悉破碎羽窟無底出黃能眼中了了見鄉國

知有歸日眉方開大抵小人專政必不宥以恩赦放還逐客

惧思不已歸也

柳子厚答元饒州論陸先生春秋曰若吾生距此數十年則不

得是學矣今適後之不為不遇也

唐楊憑貶臨賀尉姻友憚累無往候者善客徐晦獨送至藍田

慰餞丞相李夷簡遽表晦為監察御史謂之曰君不負楊臨賀

宵負國乎太學生薛約師事司業陽城約坐言事徙連州

城送之郊外人以為黨出城道州刺史與宋陳后山三事相類

柳珪遷右拾遺而蕭倣諸人謂其不孝于父封還詔書其父仲

郢訴之曰謂珪冒處机職則可以為不孝則誣矣人謂珪為

不孝而父謂人言為誣使郢偶不逮見也珪將得為全人乎

楊再思死夫貴為宰相一善無聞而有兩足狐之跡自無知者

觀之必以為賢于張東之崔元暉之後矣彼其自處亦必曰
白璧不可為吾寧以偷合而全身也嗚呼久遠人以一身生
死其間何翅白駒之過隙君子所以异乎小人者勉之于為
善不與草木俱腐耳使東之元暉之後無善可稱而又罹冤
橫是誠再思之不若也是故君子不較榮辱成敗于一日以
千載自期而已矣 李林甫身未及寒剖棺戮尸夷諸庶人
以葬其十九年所積悖入之債遷歸于官子孫竄流親黨披
敗前日之盛勢富貴一旦如飛煙浮塵不可搏玩采用遠引
前古與之同朝者裴耀卿張九齡嚴挺之諸人生榮死哀曾
無此患而楊國忠終不監戒隨以滅族 高駢被囚奴徹閣
楯為薪煮革帶以食嗟夫君子之事其心不以一物自累衣
服飲食不得則不生猶直寄焉餘可知矣虛明正靜可以監

天地照萬物何往而不裕 此等語皆有益世教胡明仲撰
宋至道初呂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曰蒙正今退在班列
寂寞想其目穿望渡位矣劉昌言曰僕射非寂寞之地且亦
不聞蒙正鬱悒 劉昌言罷上問趙鎔等曰頗見昌言否涕
泣否曰與臣等談多至流涕錢若水曰寔未嘗涕淚鎔等乃
迎合上意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若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
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已欲
以滿歲移疾遂草章求解職會晏駕不果上及今上初年再
表遜位乃得請其時趙鎔劉昌言向敏中俱為同知密院元
年正月昌言罷若水代之 愚謂若水既知為上所鄙而不
即去乃謂將以滿歲移疾遂求解政會崩不果然則是終太
宗之世無一人引去者宜為人主所薄也且昌言能明呂公

未嘗鬱悒則必不以己之罷政對人流涕小人鄙淺逢迎以壞人主心術大抵若此 是時呂端冠準為參政鎔若水敏中俱為同樞然問西府敏中亦預聞也而獨無一言何哉元豐三年王堯臣之子同老上書言父定策之功詔贈太師元祐五年殿中直賈易言堯臣揜韓琦之大勳司馬公嘗言楚懷王惑張儀之口而耳目不能自守見欺而不悟止師而不悔

溫公獨樂園記逍遙相羊惟意所適行無所牽止無所柅耳目肺腸盡為己有 元次山歌曰我鼻我目我口我耳歌已矣此元心規與此兩段論耳目極有味

溫公言古之所謂文六經具矣今之文乃古之辭 按經傳中未有以辭為文者

溫公之子名康其兄太常少卿字昭遠子二人曰雍曰應按康當作孳雍當作雖應當作應則三字皆無一點在上也駕部之子字周卿之子曰齊曰庭曰廣曰房庭廣送戶而齊當作上房當作戶亦無一點此皆于誌然也後又為兄子十四人通作字說乃京亮稟元育良富齊方來衮章矣裔大抵不盡合賈文元言景祐中諸道州有合避親三等舉人乞詔漕臣彙聚更命官較試十取二三焉 今運司貢士昉于此 記得唐人有別頭試

蘓文忠公嘗云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伯石祖徠詩勉愚等汝不聞圖王不成猶可霸舜與吾俱人學之則舜也蘇以前固已有此語

蘇文定誌文忠之卒曰訃聞于四方無賢愚皆咨嗟出涕太學

儒士數百人相率飯僧惠林佛舍噫數百儒士飯僧以為薦東坡果何為者哉

山谷自評元祐間字云字中有筆猶禪家句中有眼

歐公為本朝一代大儒而一再以閨門事得奇謗故後公自辨之疏謂臣苟有之是犯天下之大惡無之是負天下之至寃神考亦曰豈有致人大惡便以風聞為說卒正其事

后山為徐州教授東坡知杭州道由南京陳告守孫覺願往見而覺不許乃託疾謁告來南京送別同舟東下至宿而返為劉安世所彈故陳賦平生羊荊州追送不及遠詩以此

蔡卞本末詳見介甫元度詩註

崇寧五年彗長竟天上饒唐丕遠時除右正言上疏乞謹天戒上曰龍驤豈能當天變丕遠皇恐未諭上曰厖馬也一夕無

疾而斃或者便為星變之致應天止如是耶丕遠對此語欺君為甚不知陛下何所從得之上作色曰蔡京丕遠對京大臣宜省愆引慝如此奏對大非昌言諫官陳瓘嘗劾京愚弄朝廷信有之也陛下知歸過于已天下幸甚上曰此語非欺則佞人殆丕遠對佞恐不足以盡京之過再進劄子乞罷修造及止絕諸司浮費并非常賜予及論當十錢與今學者讀史切中時病改除左正言論家安國不合渡獻移尚書省議上曰郎曹豈當容此人丕遠對外人言京待欲作宅第上曰庸有此京欲崇麗移之耳外人寔不知也只二月前朱諤鄭居中來苗京要得賜第又為京足疾乘騎難欲乞就近處遂踏朝廷亦未有指揮近處無以易省中者居中莫不意有在否丕遠對外議謂陛下已許之矣上曰無但居中近亦來

乞賜京第六只欲得近便處且云以慧而罷京為非若不還
京相天將動威當渡有大雷電之恐此語殆却持朕冀其請
之必泛不遠對居中人謂京腹心陛下何以語之上曰朕與
他道星譴未久黜京以代朕責也銷災弭疫尚未知所出遽
渡京相天下謂何若要賜第却待商量不遠對觀此則昨來
移省之請不無使之者皆人所不敢及者後卒為惡直者所
逐晚年優游鄉里人所推敬汪端明為狀元歸見公乞言與
之語有宜退不宜進宜貧不宜富宜怯不宜勇之說有味其
言也子堯謨堯可堯可知華亭縣有聲後知房州云上右
不遠字子猷信之上饒人偶閱上饒志錄出

呂東萊策問諸生云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萃百王致治之
法而著之六經成而不試付其責于後人以俟其驗至于今

千有餘年矣云自六經既成之後尚為未試之書耶

晦翁云舊見監本荀子節奏字皆作族嘗疑其悞後見漢書亦
然蓋古字通用未可以臆見輕改古書也 與黃伯商書

晦翁又云大丈夫當斬新自做家計豈可碌碌隨人後乎

晦翁託黃喬伯檢太宗寔錄中白鹿洞一事在太平興國五年
會要作六月以洞主明起為褒信主簿其下有少本末並告
錄示

曾文清公之子仲躬嘗送震澤王蘋信伯學一日仲躬問親師
友之道信伯云師不專在傳授友不專在講習于精神氣貌
間自有相激發處是善親師友者 信伯聞之長樂人親授
業于朱子之門寓于吳遂家焉所學得朱子聞奧故所言有
旨非空言也

渠陽雜抄

州里

疊州周武帝建德六年西逐諸戎始統有其地乃置疊州蓋取

山川重疊為義白水一名墊江水在州西六十里

肅州白亭海方俗之間河地得水便名為河塞外有水便名為

海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中錄此書比其他地志頗為有益于

學者上烏紀三國南北朝遷改稍詳下烏接乎本朝郡縣之

制不甚相遠而又記載阨塞貢賦得書事之寔吉甫在唐不

得為賢宰相然體國經野于此尚可考不可以人廢言也

濠州字中間談去水元和三年字右加水烏

滕縣本故滕國漢蕃縣也屬魯國宋屬彭城郡漢末太傅陳蕃

子逸為魯相改青皮

鉅鹿縣本漢南樂縣地樂力玄反

藍田縣按周禮玉之美者曰球其次曰藍蓋以縣出玉故名

苦泉在朝邑縣西北三十里其水鹹苦羊飲之肥而美今于泉側置羊牧故俗諺云苦泉羊洛水漿

魯地去聖人久遠周公遺化銷微孔子庠序衰壞地隳民頗有桑麻之業止林澤之饒俗奢愛財趨商賈好訾毀多巧偽喪祭之禮文備寔寡然其好學猶愈於他俗按前漢去聖人之世未遠魯之壤已若此右出前漢地理志

終南山一名太一據張衡西京賦云終南太陰崛崔萃潘岳西征賦云九峻截薛太一龍崧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嶠冢然則終南太一非一山也

制號

明堂或問當在甚處吳氏曰合在應門之內路寢之前祖既在左社既在右則明堂似合居中况應門政為應天而設則明堂在內無疑矣然則有據乎曰有據在明堂位武王沒周公攝政四方諸侯大會欲于外朝則情不安欲于祖廟則地狹不足以容衆因明堂有三階四門故因而用之置三公九卿五等子三階之前置四夷之國于四門之外故知明堂之位

在應門之內路寢之前也然則先儒置明堂于郊四面各置五門以朝諸侯兼以享帝其規模壯觀亦無取乎曰明堂本非朝位但是享帝之宮禮與其奢也寧儉故清廟茅屋止取其恭明堂夾窓止取其明初無事于壯觀况五門之說皆有所為路門則為路寢應門則為明堂庫門則為廡庫臯門則為外朝號令所出雉門則為兩觀外達雉堞若置堂于郊四

面各置五門則路庫卑維渡何為而設乎故唐儒顏氏云門有卑應不應施在郊野漢儒鄭氏云明堂本非朝位周公權用之此說竅為合理可以為明據矣 或問明堂建立之地合在甚處先生曰合在應門之內祖社之間如仁廟就大慶殿權夾五室為之可謂暗合禮意曰在徽朝時嘗欲建明堂于內殿之前議者謂輦路不得由中而止先生曰古者輦路未嘗由中故有賓階有阼階書云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政緣明堂在中諸侯不得直入故分而為左右耳尚何疑于此哉 環溪先生問對中錄出

吳先生名沆字德遠撫州人其學長于周禮有註書行于世魏公得其書稱其談洽兄弟叔姪皆能詩虎臣亦其族也按周禮匠人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鄭氏謂

世室宗廟也重屋王宮正堂若大寢也或舉宗廟或舉正寢或舉明堂互言明其同制周書亦曰太廟路寢明堂咸有四阿重亢重廊渡格藻井設移旅楹南階玄陛提唐山墻臺門玄閭其言三古同制吳說為長

此季肩吾見聞錄

石鼓文在大興縣南二十里許石形如鼓其數有十蓋記周宣王畋獵之事其文即史籀之迹也貞觀中吏部侍郎蘇勗紀其事云虞褚歐陽共稱古妙雖歲久訛闕跡尚有可觀而歷代記其理者不存紀錄尤可歎息

松秦始皇避雨其下封為五大夫而樊宗師絳守園亭記后山柏詩皆以柏為倉官

像設宋玉招魂云像設君室靜閒安些 按此人歿則設形貌于室以事之雖云楚俗亦古有之也

詩評

古詩若西北有高楼及行、重行、明月皎夜光、孤生竹
庭前有奇樹、牽牛星、歲暮等十九首中漫摘數
首或可資暇日吟咏也

李太白枯魚過河泣曰作書報鯨鯢勿恃風搏勢又古樂府枯
魚過河泣云何時渡生還寄書與魴鱖相互教謹出入
白樂天詩性將時共背病與老俱來

杜子美寄高彭州適岑嘉州參老去才雖盡秋來興甚長 愚
按才盡者皆隨血氣盛衰者聖賢無此論

劉禹錫詩向來行哭里門道昨夜畫堂歌舞人樂天燕子樓詩
同此意陳后山云起舞為主壽相送南陽阡忍着主衣裳為
人作春妍向來歌舞地夜雨鳴寒蛩亦此意

孟東野哭盧殷詩云有文死更香又云無文生亦腥

韓文公遊湘西寺詩云靜思屈原沉遠憶賈誼貶柎蘭爭妬忌
絳灌共詭譎離騷注蘭楚懷王弟子蘭柎楚大夫柎也王逸
固有此意文公又言之朱子不以為然 韓云力去陳言諄

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此答李翊言也恐陳言務去而卒未
安介甫却誤說古人一言一句欲其自得不與人共棧杼

歐公詩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后山云若無天下議美惡
俱成空 歐金雞詩豈知文章累遂使羅網 黃公答淳夫
詩後生 文彩照影禮翠集

陳后山詩去遠即相望歸近不可忍兒女已在眼負目略不省
喜極不可語淚盡方一哂可知不是夢忽、心未穩 示子
三子方歸德自郭大夫家 寄六一生世何用早我已後此

翁 向來一瓣香敬為南豐設按是時東坡方為郡守又后
山原以坡薦得官 倏看獲鳥下已負百年身 日來霜露

後更覺天宇淨 歐公詩自覺隨年老后山云才隨年盡

不重奇 老将衰疾至人與歲時遷題山谷清遠豈有極喜

事戒多取和魏衍黃樓至寶不受辱隱默亦稱寬胡德用毀墨吾母亦

念我與爾寧相忌思詩來已作客兒語客兒謝靈運小字

王介甫元豐七年罷相居鍾山作兩元豐行云元豐聖人與天

通十日五日一兩風或謂其必徵幸再相 桐竹詩云一杖

孫嶧陽萬本母淇澳孫枝取杜陵賦桐花未吐孫枝之鸞鳳

相解此猶未害如母淇澳稍牽強李注云世俗謂慈竹為子

母竹 賦宰嚭云謀臣本自係安危賊妾何能作禍基但願

君王誅宰嚭不愁宮裡有西施李泰伯云若教管仲身長

在宮內何妨有六人程正叔云管仲時威公之心未蠹也若

已蠹雖管仲奈何未有心蠹能用管仲之理程說知本王李

皆不察人心之繆也 讀蜀志云千載紛爭共一毛可憐身

後兩徒勞無人語與劉玄德問舍求田意最高李季章註云

其寔存興渡之義天理人心之所同不可以紛爭言

孫楚除妻服作詩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于情生情于文生覽

之悽然增伉儷之重而黃詩却云意不及此文生哀陳詩云

情生文自哀二人之意各不同

世言袁洲詩云則知玉山上行光映照人陳詩云秀潤如行珠

璧間清明似引星辰上

前輩云相見又無事不來還憶君后山云每逢無可語暫沮

即相求此用阮修意云意有所思率爾褰裳不避晨夕至或

無言但忻然相對

詩家有影對如僧無可云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又曰微陽
下喬木遠燒入秋山后山亦曰輝、垂重露點、綴流螢皆
是以上句意接下句

介甫聞呂望之解舟詩其序云嘗謂屈原自投汨羅此祖來傳
襲之誤僕過神歸謁清烈廟用題詩辨正其事詩曰攝舟石
門步敬款三閭祠三閭楚同姓竭節扶顛危雖抱流放苦愛
君終不哀於乎義之盡永世垂忠規子胥固激烈籍館鞭王
尸于吳寔貌虎于楚乃梟鷂大夫視國賊割刃理則宜詎忍
形詠嘆黼藻嚴彰施陋儒暗倫紀解釋紛乖離奢尚置弗稱
番以胥為詞捨順而取逆無寧汨民羸高賢動作則于此渠
不思回風惜往日音韻何凄其追弔屬後來文類玉與差愚

竊懷此文聊摭千載疑玄猿為我吟青兕為我悲徘徊廟門

晚寒日下中坻李季章注云按子胥挾吳敗楚幾墟其國三

閭同姓之卿義篤君親決不稱胥以自況也離騷泛論太康

五子班孟堅未見尚書全文指為伍胥士固哂之九章涉江

言忠不必用子賢不必倚伍子逢殃子比干菹醢此正引奢

尚而言王逸陋儒顧以為胥又繆矣惜往日云吳信諛而弗

味子子胥死而後憂吳之憂楚之喜也置先王之積怨深怒

而憂仇敵之憂原豈為此哉人言遂自忍而沉流夫逐者已

然之詞原安得先沉流而後為此是後人哀原而弔之作無

疑世傳康沉流殆與後之稱太白捉月無异蓋懷沙作後文

詞尚多豈真絕學于此漁父章云吾寧葬江魚之腹中此皆

乘桴浮海之意孔子豈遂入海太白亦豈投之采石江乎

文錄

彌衡鸚鵡賦云豈言語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鮑明遠舞鶴賦云厭江海而游澤掩雲羅而見羈

韓退之荅尉遲生書云君子情其寔之美惡其發也不揜形大而聲宏本深而未茂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荅李翊云古之立言者無望其速成無誘于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寔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葉遂膏之沃者其光燁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又云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小大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 按此論文之體

柳子厚送詩人廖有方序云交州多南金珠璣瑇瑁象犀其產多竒恠至于草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發于紛葩瓌

麗而罕鍾于人 又小石城山記云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

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 歐公奎雞詩云蠻荆

韓子書云愈來京師于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

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如閣下者今年以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賊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跡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宣布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少從事於文學見有忠于君孝于親者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况親逢閣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效其懇、謹獻所為文兩卷凡十五篇非敢以為文也以為謁見之資也進退惟命恐俱再拜又撰順宗寔錄云辛酉貶京兆尹李寔為通州長

史詔曰寔素以宗屬累更任使驟升班列遂極寵榮而政乖
惠和務在苛厲比年早暵先聖憂人特詔逋租悉皆蠲免而
寔敢肆誣罔復令徵利頗紊朝廷之法寔惟聚斂之臣自國
哀以來增毒彌甚無辜斃踣深所興嗟朕嗣守洪業敷弘理
道寧容蠹政以害齊人宜加貶黜用申邦憲尚逆優貸俾佐
遠藩寔嘗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悞不顧文法
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寔一不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
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
壞屋賣瓦木貸麥苗以應官優人成輔端為謠嘲之寔聞之
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寔遇侍御史王播於道故事尹與
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寔不宥避導騎如故播詰讓導騎者寔
怒遂奏播為京令廷詔之陵輒公卿已下隨喜怒誣奏遷黜
朝廷畏忌之嘗有詔免畿內逋租寔不遵詔徵之如初勇於
殺害人吏不聊生至譴市里謹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
間道獲免 右韓文公上李尚書書極其稱譽至順宗寔錄
亦公所作也而抵排之詞乃如此韓公平素每有求於人
其詞輒卑諂不可據

張長史進學齋記古之君子無須臾而不學故其為德無須臾
而不進雞鳴而興暮夜以休一日之間出則莅官治民事師
友對賓客入則事其親撫其家教其幼賤振其族姻與夫誦
說講辨上世聖賢之言語文章制度服物而燕樂射御琴瑟
布席樽俎拜俯升降酬酢相侑勉、汲、無須臾之間不習
其事學其理通其曲折而服其訓戒蓋其學無頃刻而去其
心非特其迹然也安居無事精忠而深念矯揉其心志調伏

其血氣觀天地之道察萬物之理以究道德微妙而通性命
死生之始終者久未始有頃刻之休是故其德日進而不可
止蓋自其不息而察之則豈特日進也哉晝之所達過其旦
夜之所得加于晡豈特旦暮晡夜之別哉一語一嘿一起居
而新故不相襲矣自其為士而至聖人如日之運于天小之
為旦夜中晷之變大之為寒暑春秋之異然微細而察之則
雖求毫釐絲忽之間而不可得嗚呼士之欲進于道其勤苦
勉強蓋必如是而後至則久已勞矣後世之士其不至於聖
人亦可知矣古之君子飲食游觀疾病死生之際未嘗不在
學觀夫士會食而問殺烝則飲食之際未嘗不在學也曾子
夙乎舞雩詠而歸則游觀之際未嘗不在學也曾子病而易
大夫簣則疾病死生之際何嘗不在學乎今之所謂學者
既剽盜其皮膚攘掇其土苴比于古之人大可愧矣然少而
習之未幾見而自以為業成者十九也冠而仕則冠而棄之
壯而仕則壯而棄之以其滅裂苟媮之習而亟舍於既仕之
日故後世之君子大抵逆仕數年則言語笑貌嗜慾玩習之
際比之進取之初以儒自名者固已大異矣古之君子其學
內以修身外以治人所學愈高所治益修而成功愈崇是故
君子立于世則天下被其福嗚呼一代之衰儒者之功不大
見于世而生民之望于君子者未能厭滿其欲豈非士之學
未至而道未立哉

保蜀碑文云契丹傳世至天祚歷八百餘歲女真以小國事之天祚
不道凌鑠女真漁獵不堪乃治兵選將以據其憤一舉而得
契丹地八百里兵益強根益豐士氣益振建號大金烏尚以

契丹與中國和約久慮其借援于我也始遣使通好獻燕雲
之地圖共舉契丹朝廷可之宣和六年除尚書左丞王安中
帥燕山以降將郭藥師副之七年冬十二月藥師叛燕陷大
金遣兵趨京師明年靖康春正月傳城下秋九月太原破又
明年建元河東河北陷又明年二年京東西雍秦廊延破又明
年三年淮南破又明年四年秋九月我師敗績于富干吳越江東
西湖南北破熙河涇原陷又明年紹興環慶陷鎮西軍節度
使陝西諸路并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吳公玠據和尚原護
川口紹興三年春金賊都統偽皇弟郎君 及渾女郎君折
合董馬五太師耿太師率女真契丹漢兒諸路偽官叛兵數
萬寇金商州犯洋州公分布將兵駐饒風嶺蟬溪水嶺數
路備戰賊數十陣大勝捷今年春金賊四太子又與皇弟郎

君領千戶萬戶首首率大軍十餘萬來仙人關金坪平後蜀
斯可保也吏民其謹之此文不知誰作知張大吳氏功而形

蘇東坡天慶觀乳泉賦陰陽之相化天一為水六者其壯而一

其穉也夫物老死于坤而萌芽於渡故水者物之終始也意
水之在人也如山川之蓄雲草木之含滋漠然無形而為往
來之氣也為氣者水之生而有形者其死也死者鹹而生者
甘甘者能往能來而鹹者一出而不渡返此陰陽之理也吾
何以知之蓋嘗求之于身而得其說凡水之在人者為汗為
涕為淚為血為溲為淚為涎為沫此數者皆水之去人而外
驚然後肇形於有物皆鹹而不能返故鹹者六而甘者一
者何也唯華池之真液下涌于舌底而上流于牙頰甘而不
壞白而不濁宜古之仙者以是為金丹之祖長生不死之藥

也今夫水之在天地間者下則為江湖井泉上則為雨露霜雪皆同一味之甘是以變化徃來有逝而無竭故海洲之泉必甘而海雲之雨不鹹者如涇渭之不相亂河濟之不相涉也若夫四海之水與夫出鹽之泉皆天地之死氣也故能殺而不能生能稿而不能澆也豈不然哉吾謫居僊耳卜築城南鄰于司命之宮百井皆鹹而醪醴湮乳獨發于宮中給吾飲食酒茗之用蓋沛然而無窮吾嘗中夜而起挈餅而東有落月之相隨無一人與我同汲者未動夜氣方歸鏘瓊佩之落谷灑玉池之生肥吾三嚙而適返惧守神之呵訛却五味以謝六塵悟一真而失百非信飛仙之有藥中無主而何依渺松喬之安在猶想像于庶幾

東坡服胡麻賦叙曰始余嘗服茯苓久之良有益也夢道士謂

余伏苓燥當雜胡麻食之夢中問道士何者為胡麻道士言脂麻是也既而讀本草云胡麻一名狗蟲一名方莖黑者為巨勝其油正可作食則胡麻之為脂麻信矣又云性與茯苓相宜於是始異斯夢方將以其說食之而子由賦伏苓以示余乃作服胡麻賦以荅之世間人聞服脂麻以致神仙必大咲求胡麻而不可得則妄指山苗野草之寔以常之此古所謂道在迤而求諸遠者歎其詞曰我夢羽人頎而長予惠而告我藥之良歟予喬松千尺老不僵予流膏入土龜蛇藏予得而食之壽莫量予於此有草衆所嘗予狀如狗蟲其莖方寸夜炊晝曝久乃藏予伏苓為君此其相予我興發書若合符予乃淪乃烝甘且腴予補填骨髓沃髮膚予是身如雲我何居予長生不死道之餘予神藥如蓬生爾廬予世人不信

空自劬予搜扶異物出恠迂予稿死空山固其所予至陽赫
赫發自坤兮至陰肅々躋於乾兮寂然返照珠在淵兮沃之
不滅又不燔兮長虹流電光燭天兮嗟此區々何與於其間
予譬之膏油火之所傳而已耶

陸象山荆門先生貴溪學記左傳隨會能賤而有耻風俗之所
由来非一日也或覩其壞而欲齊諸內禁諸外此後世政刑
所以益繁至末如之何則浸而歸諸苟且玩歲月習揜着便
文飾說以規責偷譽謂理不過如是其視書傳所記治古之
俗若必不可渡至以為未必然者有矣孩提之童無不知愛
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先王之時庠序之教抑申斯
義以致其知使不失其本心而已堯舜之道不過如此非有
高難之事何至遼視古俗自倍于聖賢哉物之所蔽說之所
迷欲之所制意之所羈獨不可研極考竟圖所以去之而願
安之乎取士之科久渝古制馴致其弊于今已劇稍有識者
必知患之然不徇流俗而正學以言者豈皆有司之所棄天
命之所遺先達之士由場屋而進者既有證矣是固制時御
俗者之責為士而託焉以自恕安在其為士矣二帝三皇之
書先聖先師之訓炳如日星傳注益繁論說益多無能發揮
而祇以為蔽家藏其帙人誦其言而所汲々者願非其事父
兄之所願欲師友之所期向寔背而馳焉而舉世不以為非
願以為常士而有識是可以察其故得其情而知所去就矣
退不滿其俗而有以自立進不負所學而有以自達使千載
之弊一旦而反諸其正此豈非明時所宜有聖君所願得而
為士者所當然乎何所悼惧何所維繫而願不擇所安決所

鄉哉福唐陳君顯公之為貴溪視前政則優焉視比縣則優焉民言士論固已胥輯而陳君自視歛然鄉學問道之誠如恐不及此其所以為民師者大矣縣學久不葺于是撤講堂直舍而新之祠屋士廬門廡庖湔繕治加壯創表其坊扁曰申義遣學職事致書請托於余陳君所鄉明著如此斯邑之士可不自拔于流俗勉所以達者以無負陳君之意哉

字學

李陽冰上李大夫論古篆書陽冰志在古篆殆三十年見前人遺跡美即美矣惜其未有點畫但偏傍模刻而已緬想聖達立志造書之意乃後仰觀俯察六合之際焉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形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布法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讓周旋之體于鬚眉口

鼻得喜怒慘舒之分於蟲魚禽獸得屈伸飛動之理於骨角齒牙得擺拉咀嚼之勢隨手萬變任心所成可謂通三才之氣象備萬物之情狀者矣常痛孔壁遺文汲冢舊簡年代浸遠謬誤滋多蔡中郎以豐同豐李丞相將永為束魚魯一惑涇渭同流學者相承靡所遷渡每一念至未嘗不廢食零泣攬筆長嘆焉

象類經文有八象一曰象形二曰象貌三曰象氣四曰象位五曰象數六曰象屬七曰主象八曰託象象形者以形可得而象也日月而雲天物之形山川井邑地物之形草木禾黍植物之形人夫子女人物之形鬼魅魍魎鬼物之形馬牛鹿豕獸畜之形龜蛇魚鼈蟲魚之形舟車衣巾器服之形手足毛角體膚之形所謂象形者象此而已斗居糾切母束系著物之

貌占鳥凶桀殘物之貌山西广广覆物之貌走彳反久步趨
之貌奮飛孔至飛翔之貌鹵卒中王于况生寔之貌此之謂
象貌似形而無形似貌而非貌者曰象氣氤于气乃号兮之
類是也曰物生而後有象、而後有滋、而後有數一二三
三是也謂之象數形貌不可體位數不可及于是乎有相屬
已不可狀以屬蛇故即蛇以立巳亥不可狀以屬豕故即豕
以立豕是謂即物以求象故曰象屬六象之中而不勝其象
以其顯者即一物而為之主曰主象子母之類是也禽獸蟲
魚皆有子而子不勝舉故即人之子而為凡子之象禽獸蟲
魚皆有母而母不勝舉故即女子之為母者而為凡母之象
鳥是謂明象以主類故曰主象、不得而主以其象而託於
其非象曰托象火本為炎上之文魚燕無尾象故託火以為
尾燕作大魚作大七本為石匕之匕鳥鳥無兩足象故以七
為足鳥作匕鳥作匕比本為睪比之比鹿兔無四足象故以
比為足鹿作比兔作比北本為背北之比燕無翼象以北為
翼火本為凌公之火魚無鱗象故以火為鱗是之謂託象

右象類經八象為第七鄭樵字漁仲之所作經共十二卷
八十五篇包括字書之要而文章粲然可愛又有字始連
環八卷今並藏秘書省其說大抵以為八象行乎文六類
行乎字假借行乎文字之間凡十有五書

新編許氏說文解字五音韻譜序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太尉祭
酒許叔重始為說文解字十四篇凡五百四十部其文九千
三百五十三後二十一年當安帝建光元年叔重子冲乃具
以獻晉東萊愷令吕忱繼作字林五卷以補叔重所闕遺者

於叔重部叙初無移逆忱書甚簡願為他說揉亂且傳寫訛
既學者鮮通今往、附見說文蓋莫知自誰氏始古文籀文
疑吕忱始
增入今或附見說文或在陽冰以前若說文元有此則林罕
不應謂忱補許氏遺缺也戎字當是增入上字則說文元自
有陳左將軍顧野王更因說文造玉篇三十卷梁武帝大同
末獻之其部叙既有所升降損益其文又增多于叔重唐上
元末處士孫強渡修野王玉篇愈增多其文今行于俗者強
所修也叔重專為篆學而野王雜以隸書用世既久故篆學
愈於野王雖曰推本叔重而追遠世好非渡叔重之舊自強
以下固無譏焉大曆間李陽冰獨以篆學得名時稱中興更
刊定說文仍祖叔重然頗出私意詆訶許氏學者恨之南唐
二徐兄弟寔相與反正由舊故錯所著書四十篇總名繫傳
益尊許氏若徑也惜其書未布而錯亡本朝雍熙三年錯死
鉉初承詔與勾中正葛湍王惟恭等詳校說文今三十卷內
繫傳往、仍錯見豈其家學同源果無異派歟錯無恙時鉉
苦許氏偏傍奧密不可意知因合錯以切韻譜其四聲庶幾
檢閱力省功倍鉉文為錯篆名曰說文韻譜其書當與繫傳
並行今韻譜或刻諸學官而繫傳說莫光顯予蒐訪歲久僅
得其七八闕卷誤字無所是正每用太息蓋嘗謂小學放絕
久欲崇起之必以許氏為宗而鉉錯兄弟最其親近者如陽
冰林罕郭忠恕等輩俱當收拾採掇聚為一書使學者渡觀
純全似非小補願力有所不及耳韻譜誠便於檢閱然局以
心聲則偏傍要未易見乃因司馬光所上類篇依五音先後
悉取說文次第安排使若魚貫然開編即可了也說文所無
而類篇新入者皆第取若有重音則但舉其先而略其後雖

許氏本在上去入聲而類篇在平聲亦移載平聲大抵皆以類篇為定類篇者司馬光治平末所上也先是景祐初宋祁鄭戩建言見行廣韻陳彭年丘維等景德末重修繁省失當有悞科試乞別刊定即詔祁戩與賈昌朝同修而丁度李洙典領之寶元二年書成賜名集韻度等復奏集韻添字極多與彭年丘雍等前所修玉篇不相參協乞別為類篇即以命淑尋卒命胡宿代之宿奏委掌禹錫張次立同加校讎宿遷又命范鎮代之鎮出而光代之乃上其書自集韻類篇列于學宮而廣韻玉篇微矣然小學放絕講習者寡獨幸其書具存耳所謂廣韻則隋仁壽初陸法言等所共纂集次而唐儀鳳後郭知玄等又附益之時號切韻天寶末陳州司法孫恂以切韻為繆略加刊正別為唐韻之名故在本朝太平興國及雍熙景德皆嘗命官討論大中祥符元年改賜新名曰廣韻今號集韻則又寶元改賜也切韻廣韻皆莫如集韻之最詳故司馬光因以修類篇集韻部叙或與廣韻不同錯修韻譜尚因之今五音先後並改逆集韻蓋類篇亦以集韻為定故也嗚呼學無小而古則謂六書之學為小何哉志學者當由此始尔凡物雖微必有理有何况斯文幼而講習磨礪浸灌之久逮其長也於窮理乎何有不則蠟等凌節君子不貴也今學者以利祿之路初不假此遂一切棄損不省喜字書者求其筆畫端方已絕不可得但肆筆趨姿媚爾偏勞橫豎且昏不知矧其文之理耶先儒解經固未始不用此匪獨王安石也安石初是說文覃思頗有所悟故其解經合處亦不為少獨恨求之太鑿所失更多不幸驟貴附和者益衆

而鑿愈甚蓋字書旨有六義而彼乃一之雖欲不鑿得乎科
試競用其說元祐嘗禁之學宮導謏紹聖復用嗜利祿者靡
然風逆鑿說橫流汨喪道真此吾蘇氏力攻王氏而不置也
若一切置此不道則又非是今國家既不以此試士為士者
可以自學矣乃未嘗過而問焉余竊哀之雖老矣猶欲與後
生共誦習此故先為此五音韻譜且叙其旨意云

許氏說文五音韻譜寔託新監江州大軍倉賈端修送政
編次端修嘗為江陰令予識之頗知篆學黠曾孫也黠字
直孺仁宗時號名卿國史有傳

後序素在武陵嘗與賈直孺之孫端修因徐楚金兄弟說文解
字韻譜別以類編所決五音韻其部叙仍用許叔重舊次蓋
楚金兄弟本志上欲便于檢閱故專以事相逆叔重當時部

叙固不暇存既不存當時部叙則於偏旁一切都置之宜矣
然偏旁一切都置則字之有形而未審厥聲者豈不愈難於
檢閱乎此寶元所以既修集韻必修類篇蓋補集韻之不足
處也集韻類篇二者相須則字之形聲乃無所逃檢閱之難
果非所患故素初作五音韻譜不敢紊叔重部叙舊次其偏
旁皆按堵如故獨依類篇取集韻翻切所得本音以叙安頓
粲然珠連不相雜揉古文奇字並陳畢見頗自謂於學者搜
閱徑捷不愧楚金兄弟之言矣書既成未敢出也會得請歸
眉山惟吾鄉家氏三世留意篆學多所纂述每欲持此書相
與考評精粗或增或損而去鄉踰一星終反歸則舊遊零落
盡矣後生雖多後才願不肖以小學為事所謂五音譜者遂
束之高閣茲來遂寧適與餘杭虞仲房相遇仲房能為古文

奇字聲溢東南凡江浙偏旁與其他金石刻多仲房筆燾則
乘暇出五音譜求是正焉仲房喜曰此要書也便可刊刻與
後學共之復何待燾曰姑徐誠為我更張其不合者已而
仲房謂燾曰五音譜發端寔因徐氏則此譜宜以徐氏為本
以徐氏為本則所謂以聲相送其平上去入自有先後固不
容顛倒叙重部叙亦何可獨異即用徐氏舊譜叅取集韻卷
第起東送甲而偏旁各以形相送悉依類篇若此則說文解
字形聲具存此譜于檢閱豈不愈便捷但不克移徙叙重部
叙爾燾曰叙重部叙舊次起一終亥世固未有能通其說者
楚金寔始通之其書要自別行兩不相傷賦詩斷章取所求
而已復何待亟謂仲房錢板流布嗟夫小學放絕久矣自是
其復興乎若論小學源委則載前記矣由崇寧以來用篆籀
名一時者吳興則張有謙仲歷陽則徐統明叔而仲房最所
喜者獨張謂燾曰明非謙敵也謙作復古編其筆法寔從陽
冰其辨形聲分點畫剖判真偽計較毫釐視楚金兄弟及郭
忠恕尤精密其有功于許氏甚大其書今具在明何敢望耶
燾曰明非謙敵信然謙不務進取用心于內成此書時年五
十餘矣晚又弃家為黃冠師殆世外士陳瑩中寔愛之重之
特識編首夫豈若明之攀援姻戚苟入書藝局登進未幾旋
遭汰斥乎兩人相去何翅九牛毛因是亦可得吾仲房胞懷
興趣遂并復古編重刊刻云

舊編五音譜凡許氏所無而類編新入者皆弗取若有重
出則但舉其先而略其後雖許氏本在上去入聲而類篇
在平聲亦移在平聲大抵皆以類篇為定今編既改部序

送徐氏則其五音先後亦不復用類篇但取許氏本音次第之庶學者易曉二書要須各行乃曲當云

右二篇皆巽巖先生文夫字有六體而編次檢閱必本形聲說文解字玉篇類篇始一終矣則其形也廣韻集韻始東終法則其聲也說文解字及玉篇時未有韻書許氏之書元無反切後人漸加附益至徐鼎臣等被旨校正始以孫愐唐韻音切為定則字之本乎偏旁尚矣五音譜錄本遂寧于莫蘭之變其先收藏人家者往往皆珍惜之其書始東終甲不用許氏部叙大類蜀中俗本玉篇與先生初意不同及讀至後序乃是虞仲房仲雖有分間布帛之能觀其篆隸筆跡若不解書意者似此論次乃不若只用賈端修所定尚不遠許氏之舊也後序及跋尾要自別行要須各行等語先生豈亦不足於是耶前序注云古文籀文疑是呂忱所增入按叔重自序今序傳文合以古籀所記可以無疑說文解字韻譜十卷自有反切不全用孫愐唐韻反切繫傳四十篇今行于世者每說文解字一卷釐為二卷共二十八卷朱翱反切不用孫愐唐韻通釋部叙通等十二卷為許氏義疏亦自有益若韻譜雖不作可也

說文強詞也送矢引省聲矢者取詞之初所之李陽水云蒼頡作字無形象者則取音以為之訓矢引則為矧其類往往而取法於耳又爾字則取象氣散皆有以象之不爾則會意亦虛象也今言矢引為強在左右皆音六書所未聞六書之中欲附何處若有全以音為字則是七書不得言六書此淺俗

之甚 學者之事固有童而習之白首而不知其自者亦不
可以細故末節而忽之也字書之始作也有其字而無音
切許叔重之說文鄭康成之經訓皆云讀如某字之字是
後漢時無音訓也杜元凱解春秋傳僖七年音如審成二
年音近烟王輔嗣法易遯卦音減否之否并卦音舉上之
上雖以如近言之又大過音相過之過然已指名為音矣
是音字起於晉魏之間也沈休文顧野王以來始有反切
見之於書不知二子所著耶或後人加之也至陸氏經典
釋文孫愐唐韻則反切詳矣見谿群疑知徹端透唇齒清
濁纖悉必計也莫不用之然亦莫或知之也楚金辨少溫
之誤是矣若更指陳兩漢以前無反切之義則少溫之說
不攻而自破矣或云反切之學來自胡僧因釋經而流行
不知是否然亦有一驗今西羌之人忽劣平為鞞苦陁為
科訖兜為鈞突藥為團窟籠為孔南蠻之人以不闌為班
不乃為擺之類不可勝舉深山窮谷之中遞迤相承久而
不改則反切之自來亦遠矣少溫之疎亦可自警

後漢無音有音在魏晉間
陸釋孫韻反切方詳

沈休文顧野王始有反切

說文繫傳寤字義寐而有覺也从宀从夊从夢周禮曰以日月
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
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凡夢之屬皆从寤宣王考室之詩曰
上莞下簟乃安斯寤其夢惟何六夢之解其於禮註煎識之
言寤多矣臣以為晝之所為陽也性反魂精神之所為也夜
寐所覺陰也情反鬼氣之所為也人之情常侵於性故禮曰
生而有欲性之害也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蔽之人性欲平

嗜欲害之中庸以上能御其情欲以成其性愚者反是六情
恒侵於五常氣奪其精神故人晝能自攝於禮義者其夢
想亦常不欺於貪恡然其夢中懈於平晝也禍福常起於忽
微始於陰微至於陽顯故吉凶多先見於夢也王符曰夢寐
徵恠所以警人也晉文公夢楚子伏已而監其腦以其有文
德之教能自警戒所以敗楚秦始皇嘗夢與海神戰不勝豈
真海神哉海陰也人民之象也不勝者敗也不能自勉狼戾
治兵厭報其神所以喪天下而無念之也可不懼哉此當參以占夢
亂治污潔擾馴格至糞蠲稍音轉寅車兵車荀將竹篋一名編輿文十五
荃葛荃細布本作經千全反又千劣反蓋今
昭字義 昭穆 昭王 昭公 昭帝帝元成傳顏注亦謂因
晉改中庸釋昭常遙反周禮亦有昭音世謂昭當如字以避

晉諱故音常遙切恐未必然說文乃許叔重作在晉前元作
召據徐鍇說文繫傳于召下註云廟召穆也父為召南面子
為穆北面也从人召聲臣鍇曰說者多言晉已前音韶自晉
文帝名昭故改昭穆為召據說文則為韶又昭作召則非晉
已後改明矣召士遙反

靖字義 書自靖注各自謀行其志 又自作弗靖注靖謀也

是自為非謀所致馬云安也 又加靖殷邦注善謀殷國
詩俾予靖之注治也箋謀也 又靖共爾位注靖謀也 表
記注治也敬治汝位之職事左襄七年注安也思不出其位
又日靖四方注謀也箋治也言日施政於天下又肆其靖之
注和也終能和安之 僖廿六年傳為賈謂子文日子之傳
政于子玉也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文使

子^五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能有幾昭元年小國時大國之安靖也又不靖其能其誰送之注安靖賢能則衆附送又請免叔孫以靖能者 襄九年不靖國家不可謂亨廿二年聞君將靖東夏 文十年以靖國人^五重言昭廿年請以待命猶可動必憂廿六年王子朝曰成王靖四方又曰天不靖周十三年諸侯靖兵注息也十六年吾子靖亂 切韻靖立也思也理也審也玉篇靖疾郢切謀也方言思也東齊海岱間思曰靖按經傳中靖字凡二十餘所皆訓謀訓治訓思訓和而訓安字者絕少惟左昭廿五年一靖字與動對

寔字類

寔器寔春人疏云曰盛又口寔易又同上祿也又文廿五土寔襄二觴寔寔儀禮又鄉飲致軍寔左又獸鼎寔易

庭寔禮俎寔注禮邊寔禮豆寔人並脂內寔寶玉妾妾府寔襄十一

口率出泉

注九賦籍沒家財奪八師氏保氏周公小宰注貸予成受肯災奔者不禁權許泉府國服又旅司門舉之

司關注檢猶商 太祝頌祭號辨六假樂注

闕廉衡陳其師于已師之中衡橫陳如字此亦有橫陳字

生、自庸自字要看 右自口率以下至此皆記傳註之失

醫術

素問序端平三月十八日發金陵後看素問節錄大意岐伯黃帝問對雷公內經秦和述六氣之論厥後越人演而述難經西漢倉公傳其舊學東漢張仲景撰其遺緒晉皇甫謐列而為甲乙隋楊上善纂而太素時則有全元起者始為之訓解缺七卷迄唐寶應中太僕王冰篤好之大為次註嘉祐中命

林億等搜訪是正十正三四又採漢唐書錄古醫經之存于世者得數十家增註義二千餘條 王冰序黃帝內經十八卷今有鍼經九卷素問九卷共十八卷即內經也冰所又素問外九卷東漢張仲景西晉王叔和脉經各九卷皇甫士安鍼經九卷楊玄操云黃帝內經二帙各九卷隋書經籍志謂之九卷王冰名為靈樞經云 一名內經 一名素問 上古聖人 恬澹虛無真氣逆之精神內守病安逆來是以志

閑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勞而不倦

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逆其根注陽氣根于陰氣根于

陽無陰則陽無以生無陽則陰無以化全陰則陽氣不極全

陽則陰氣不窮

精則養神柔則養筋

風客淫氣精乃亡邪傷腎也注陰陽應象大論曰風氣通于肝

也風薄則熱起熱盛則水乾水乾則營氣不營故精乃無也

春養生逆之則傷肝夏為寒變奉長者少謂反行 秋養收逆之則傷肺冬

則傷心秋為痰癰奉收者少謂反行 秋養收逆之則傷肺冬

為飧泄奉藏者少謂反行 冬養藏逆之則傷腎春為痿厥奉

生者少注謂反行

春傷於風邪氣留連乃為洞泄夏傷於暑秋為瘧痢秋傷於濕

上逆而欬發為痿厥冬傷於寒春必溫病又云春傷於風夏

生飧泄

風者百病之起也清靜則肉腠閉拒雖有大風苛毒弗之能害

平旦人陽氣生日中而陽氣隆日西而陽氣已虛氣門乃閉氣

謂玄府所以發泄 經脉營衛之氣

夫言人之陰陽則外為陽內為陰言人身之陰陽則背為陽腹
為陰言藏府中則藏陰府陽五神藏六化府故背為陽陽中之陽心
也背為陽陽中之陰肺也腹為陰陰中之陰腎也腹為陰陰
中之陽肝也陰中之至陰脾也心為壯藏位處上焦以陽居
陽腎為壯藏處下焦以太陰居陰故為陰中之至陰
陽化氣陰成形云寒氣生濁熱氣生清言正清氣在下則生飧
泄熱在下濁氣在下則生腹脹陰靜而下氣不散以
地氣上為雲天氣下為雨出地氣雲出天氣

水為陰火為陽為氣陰為味歸形歸氣歸精歸化
精食氣形食味氣化則精生味和化生精氣生形味傷形氣
傷精過其壯火食氣食少火壯火散氣少火生氣壯火故云
少火滋氣故云以壯火食氣故氣得壯火則耗散以少
火益氣故氣得少火則生長人之陽氣壯少亦皆然

東方生風生木生酸生肝生筋在地為木在體為

筋在藏為肝在志為怒南方生熱生火生苦生心

心生血在地為火在體為脉在藏為心在志為喜中央

生濕生土生甘生脾生肉在地為土在體為肉

在藏為脾在志為思西方生燥生金生辛生肺

生皮毛皮毛在地為金在體為皮毛在藏為肺在志為憂

北方生寒生水生鹹生腎生骨髓骨髓在地為水

在體為骨在藏為腎在竅為耳在志為恐道經義曰神處心

意託脾意寧則智無散越兔在肺兔安則德修壽延金匱真
言論云開竅于二陰陽止善以心寄竅于耳故與此不用

陰在內陽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也

年四十而陰氣自半也起居衰矣靈樞經曰人年四十年五十

體重耳目不聰明矣六十缺

膝理始疏榮華稍落

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陰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滿
東南故東南方陽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強也東方陽也陽
者其精并于上并于上則上明而下虛故使耳目聰明而手
足不便也西方陰也陰者其精并于下并于下則下盛而上
虛故其耳目不聰明而手足便也故俱感于邪其在上則右
甚在下則左甚此天地陰陽所不能全也故邪居之道經義
肝竟靜則至道不亂神處心意托脾兔在肺志藏腎
志營則骨髓滿寔此木知道義經誰為之姑錄出
陽之汗以天地之兩名之陽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
善治者治皮毛止于其次治肌膚已生其次治筋脉已攻其其次
治六府已甚其次治五藏治五藏者半死半生也治其已成
勢已成可故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藏水穀之寒熱感則害
于六府地之濕氣感則害于皮肉筋脉

形不足者温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天真論曰腎主水受
之故藏府盛乃能瀉之腎而補之
二陽二氣二陽謂陽明經大腸及胃之脉也夫腸胃發病心脾
受之心受之則血不流脾受之則味不化血不流故
女子不月准味不化
則男子少元精

黃帝問天以六、之節以成一歲人以九、制會地亦以九、
制會詳見下文

人有六谷十二分小谿三百五十三名少十二俞大經所會謂
也分者謂十二經脉之部分
也小絡所會謂之小谿

渠陽讀書雜抄

鶴山先生

古今考

序曰渠陽山中暇日編校經傳自西漢諸儒去古未遠已不能盡識三代遺制凡冕服車旗類以叔孫通所作漢禮器制度為據其所臆度者無以名之則曰猶今之某物然孔賈諸儒為之義疏則又去漢久遠雖漢法亦不可考因知三代遺制始變于周末大壞于秦漢而盡亡于魏晉而後雖名物稱謂字義音釋亦鮮有存者故使經生學士白首窮經而弊于訓詁佔畢之末有終其身而不能盡知者方秦之焚書也自意廢先王致治典章得愚黔首以傳萬世無何陵土未乾山東豪傑並起而瓜分之使子孫肝腦塗地而獨嬰禍亂之慘速嗚呼是誰之咎歟解之繇曰無

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漢承秦弊大難既解是無所
往也而昧于來復夙吉之戒徒能隨世就事為秦漢以後
規模賈誼所謂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者蓋欲及時定
制盡復三代之舊為萬世太平計而一時君臣不足以知
此至董仲舒王吉則浸遠浸疏蓋自是人情習于簡陋古
制蓋不可考矣姑即漢紀隨文辨證作古今考

高帝紀第一

自秦而上即始封之國或王跡所基以為代號舜起側微然自
顓帝以來有國至瞽瞍因居媯汭故以虞為號由匹夫而有
天下乃自漢始故無所因襲與陳項諸人各以始王為號至
晉魏齊梁隋唐以後往、由于人臣禪代故多以封爵亦與
漢異

高皇帝者何漢五年群臣上皇帝尊號此有天下十一年謚號
云然 人主自帝由秦政始而漢因之謚曰高皇帝則亦襲
政之陋也三皇五帝之稱號聖人未嘗言雖三王五伯亦未
嘗及僅見戴氏所集禮記如中庸如閑居諸篇始有三王之
文左氏始有五伯之稱孟子始有五伯之說而禹之為王亦
未嘗見凡書之言夏王者皆桀也殷人周人始正王號自陋
儒俗師強為等差于是抗皇號于至高而妄意帝稱羞與王
伍蓋春秋時吳楚越皆稱王矣至于戰國則齊魏韓趙諸君
亦稱王、號既早則強者不得不帝于是秦昭王稱西帝齊
閔王稱東帝尋俱而復稱王至秦政廿六年遂兼皇帝號然
猶遲之以廿六年之久亦見其有未慊于心者漢初大抵反
秦以逆民望而于典章法度猥襲秦餘如皇帝之稱最為固

陋而因仍不改于是有效尤而動如南越王稱南武帝蓋生而自為謚矣極于後世如漢哀帝以方士之說為聖劉太平之號唐高宗中宗以武韋二婦人之言有天皇應天之號紛紛錯出踵為故常姑摘其人言之玄宗德宗皆以聖神文武皇帝為號此二君昏僻召亂者也而以是稱之人將誰欺德宗尚以為未足乃于朱泚未平之日徇群臣之請欲更加二字夫此四言且不敢當其一而唐之君臣少之乃知後世虛名侈號君臣同一愚也成湯曰武王周武曰寧王則人稱之而已不自居也安有累善積美至十餘言而不厭乎賴我神宗皇帝黜去尊號之請足以一洗千載之陋然尚有未盡改者謚者節以壹惠也然自唐至今帝謚之多至七八反以字多而難於省記義廣而不能取信且以一二言之如所謂曰聖曰神則大而化聖而不可知今猶為未足加以文武抑不知聖神不足以統文武耶藉曰既統言之矣又姑舉其一言之唐帝之謚莫多于宣宗蓋高祖太宗猶不過七字宣宗至十有八字宣視諸帝固亦稍優而遂謂玄聖至明與文武睿智仁聖等字無一不備夫如是過于堯舜三王遠矣而唐業之衰寔始于此美稱亦奚補哉

漢者何高皇帝起漢中即始王以為代號也自羲昊以來書志可考者皆有始祖舜雖側微然自顓帝以來有國至瞽瞍失之至夏后氏殷人周人以訖于嬴政則皆以始封為代號夏之後為杞至楚悼王而後息殷之後為宋至齊湣王而後息周自后稷迄于赧王大抵三代之宗廟血食皆二千餘年自秦罷侯置守于是始有由匹夫而有天下者故往、無所因

襲丘時如劉如項如陳不得以始王為號至魏晉齊梁隋唐以後則率以封國浸成禪代故又以封爵為號亦與漢異高祖既曰高帝矣此言高祖何繫之帝則謚也繫之祖則廟號也武丁祖甲太甲雖有廟號而丁甲以目為紀由殷而上無謚或以堯舜禹湯等為謚非也至殷始有三宗至周始有文武等謚至高帝後而一人有謚有號然謚曰高皇帝廟曰高祖猶通一高字也至文帝以後然後號與謚異猶曰太宗世宗中宗世祖云爾又東漢後則一人之身既曰明帝又曰顯宗既曰章帝又曰肅宗不知節惠者安所擇也明章猶可宗也又其後和帝曰穆宗殤帝曰宗安帝曰恭宗則終漢之世無一而非宗矣又其後帝謚少而五六言多至十七八言雖有博識強記之士固已不能悉數施諸詔命奏疏亦以文繁難於節約其文必以廟號陵名代之則是一人而兼十餘字之美義有相包字猶別出雖有昏僻之主猶得仁聖之名施之當時人已議朝臣之庸鄙書諸簡冊人渡議世道之澆訛相承至今謚為虛設僅以陵廟見諸典章又極其事言之則必如殷三宗漢七制無害其為廟號以其有德可宗之而不在迭毀之數也和殤安順以來胡為而皆無不可宗之帝有天下者知和殤安順亦得為宗則知廟號乃承陋襲訛不可不速已也

沛豐邑中陽里人也 此謂泗水郡之屬縣曰沛、之聚邑曰豐其里曰中陽蓋自秦滅古制郡縣里邑之別並不可考今姑言之古者大而別之曰九州細而別之曰天子諸侯所治皆曰國、之外曰野則六鄉六遂與三等采地在焉其得名

縣者有三總王畿之內曰縣則天子之寰內是也縣字即六遂之內有縣凡二千五百家則四甸為縣是也三百里至四百里為縣則甸稍縣都是也至春秋末趙簡子誓師則謂上大

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杜預引周書作雒篇謂千里一縣縣有四郡魯昭五年左傳亦云晉有四十縣遺守四千乘則縣有百乘合乎周書而背乎周禮未知孰為可信大抵皆未是後世所謂縣在秦孝公併邑聚而為縣而縣之名始此也郡之名不見于經亦始見于趙鞅之言乃是縣統郡而不以郡統縣自秦始皇并天下為三十六郡然後以郡統縣其時縣猶有邑在焉故曰沛豐邑

姓劉氏

古未有姓氏併書者春秋傳曰天子建國因生以賜

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杜預謂若舜由媯汭故陳為媯姓胙之

以土而命氏以陳外傳亦曰帝嘉禹德賜姓曰姁而氏曰有夏胙四岳國賜曰姜而氏曰有呂蓋繫之以姓命之以氏故子孫雖同姓而各別氏也氏又謂之族蓋舉其人則曰華氏向氏指其宗則曰戴族栢族若此者可以類求大率姓受于天子族稟之國君然其間容有不賜姓者各從其父之姓族如黃帝之子二十五人而得姓者纔十有二是也又有不稟時君之命而自為氏者士會之幫處秦為劉氏伍員之子在齊為王孫氏智伯之將滅智果自別其族為輔氏雖曰別氏然未有搃書曰姓某氏者至於後世則姓氏之制不明故舉稱氏為姓而不知別且同姓別氏禮所謂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今豈復知此 或疑劉氏之始詳見贊末

母媯父太公

古者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

尸服以士服蓋天子諸侯之有父者鮮矣儀禮喪服有為君
之父母期則君固有父在者第始封之君則有之天子之父
則罕贅賤之卒不知何時此不可攷武王滅殷則文考已沒
故併取太王王季為王迹所由興者而追王焉漢高帝起自
亭長祖豐公父太公皆不知名母媪不知姓與前代之興絕
異古人有謂父為太公者雖不見於經而齊世家云西伯獵
遇呂尚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太公望以此知太公者古
人以為父稱周之時有爵者稱公至楚縣尹為公晉大夫伯
有稱公蓋名稱之紊至秦時滋不可制故亭長之父亦稱公
至後漢章帝紀祠太上皇於萬年縣名端端一名執嘉此不他官反
知何所據而遷固乃不及之恐未可信也自五年以後先媪
曰昭靈夫人蓋自初起兵時媪已卒於小黃北矣既有天下

惟父獨存秦法蓋追封父故止稱太公非敢忘之以古無此
典耳因家令言始稱太上皇之號以隆之不惟古制所無且
古亦未有太字後人加點以別大字于是人主之父母皆曰
太至于祖母則曰帝太后或曰太皇太后夫皇云者祭祀
之所稱太云者後世以為父卒母存之號今用之人主之父
母則無所忌蓋所沿襲者久矣其後昭靈為后高祖之兄之
姊之女皆追尊為王后而最可怪者高帝之伯嫂為陰安侯
仲嫂頃王后豈陰安尚有撩釜之憾故下后一等耶名稱之
不正莫甚於此自是而後則天子之妾母若本生父母皆有
生封死贈之文晉魏以後則曉然著令文武官各得以品秩
封贈父祖大非古意蓋追冊追命追祧春秋時雖已有之然
出于王朝所賜未有持法令以自陳者况以三歲一贈無所

限極墓中士服而廟貌公衮者有之此於禮奚據故鄭康成謂追王者以王禮改葬蓋疑名與服異使如後世三歲一贈則死者數罹發掘之害亦不得一安于其土矣

母媪夢與神遇 缺

隆準而龍顏 準于五則為揆平取正之器所謂繩直生準是也亦所以協樂律而史記謂始皇長準高祖隆準皆相承為鼻豈面目以是取正耶經傳有頰有角有稱面者曰頁曰頰故云天威不違顏咫尺亦後世之稱史冊用字之訛如此類甚衆本不足辨因一及之以見風氣既降稱謂亦非

試吏廷中吏 古者三公曰三吏卿大夫以及邦國之仕者皆

曰群吏而別為府史胥徒賈奚之等以異貴賤府史胥徒無吏稱也至此始混為一區

亭長

亭有二率一為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為求盜掌捕盜賊

周制五家為比五比為閭五一作四

五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秦人易之十里一

亭十亭一鄉蓋田制壞而鄉法廢專以譏防征商檢柅盜賊為事而先王相保相愛相調相賓之實政無復有存者矣

嘗泛王媪武負貫也酒 古者戒群飲使萍氏斝酒未聞使民

為酒以自粥也私粥不已民相與爭利則暴君汙民必至權酷蓋此時寔啓之

蕭何為主吏進會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 按顏氏

注大夫客之貴者夫大夫之稱至隆極貴豈沛縣吏民可得而通稱乎公邑長亦曰大夫蕭叔大心之類是也卿亦踞大夫單伯會伐宋傳云周大夫而記亦曰諸侯之上大夫卿是也孤亦曰大夫春秋書宋人殺其大夫是也公亦曰大夫詩

謂一事大夫是也韓信謂諸軍為士大夫容有軍吏在焉要
是自春秋以後名稱混亂矣

賀錢萬 詩所謂錢蓋農器也上聲以泉幣為錢不知自何時
始小學書亦無此字史記平準書載虞夏之幣三品管子論
禹湯以金鑄幣未有錢之號也至管子國語呂氏春秋史記
以至漢則周齊晉楚趙之弊皆名錢矣

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紹為謁曰賀錢萬寔不持一錢入呂
公大驚起迎之門 古者歲時月吉以禮會民讀法必習射
必行飲酒之禮所以申之孝悌書其德行道藝非以事虞樂
也所謂周禮其猶醪歛則古亦有合錢飲酒之禮特民自樂
耳今縣有重客而民得持錢入縣遣工曹主進滿千錢者
升之堂上不則退之堂下惟商賈賄母問齒德亭長以警盜
送徒為事亦一役夫耳乃得以虛聲紹謁恐喝重客使起迎
之門遂坐上坐且上坐賓位也必令一亭長以氣奪之絕無
鄉飲謀賓重禮如澹臺滅明以公事造偃之意噫風俗之壞
久矣而史書之以為美談得乎

呂公者好相人 相人二字始見于左傳文公元年內史叔服
能相人至荀卿始為書非之然未得其要大抵呂公能相高
祖之當貴而不能相呂氏之覆宗此正傳大學者曰人莫知
其子之惡其是之謂歟

魯元公主 韋昭以元為謚顏籀非之劉放曰此史臣追書也
是皆未明古者婦人有字配姓如伯姬仲子孟姜季羸之等
是也有以氏以姓者魯國姜是也有以姓繫之夫氏者衛孔
姬晉趙姬之等是也有以姓繫夫爵如楚息媯齊棠姜魯秦

姬之等是也有系夫謚如宋共姬齊昭姬晉懷嬴魯定姒秦穆姬衛莊姜之類是也有系之子如陳夏姬宋景曹是也又有越禮而妄自為謚則齊共姬昭姬魯聲子出姜晉辰嬴衛戴嬀之等不可勝數魯元生而封魯死而追謚名之不正甚矣古者邑于謝則歸謝邦之蔡則治蔡若假之名而寔不往則其于義也何居必責之就國則婦無與公事使以魯爵而居趙古亦未有此：一時率意變古極於後世有父為秦公而母為魏國夫人者以秦公之妻而爵之魏則疑於再適矣有一婦人而封兩大國者則疑於兩適矣至於國朝命婦封爵之不正與后之有謚猶如舊制后謚以上一字係之帝此亦稍得禮意惟公卿大夫士之妻無謚始為合禮公主之稱雖非古亦周之女下嫁命魯主昏之意

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 古者邦君之妻曰夫人邦人稱之曰君夫人卿大夫之妻曰內子人亦曰內子夫人之號無敢竊也今亭長之妻客稱之曰夫人然則過相稱謂不知起于何時雖春秋時亦未有此流及後世則夫人遂為貴賤之通稱

高祖為亭長以竹皮為冠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 古者衣服不二所以同風俗一民德自春秋以後如鷩冠翠被胡服已皆先王之所禁今以亭長自為竹皮冠亦見王制之不明人皆得以率情妄作其後爵公乘以上方得冠劉氏冠一時之為一人之見而遂儕于先王之命服之日變月變而不復先王之舊蓋時改月化民由之而不知可勝嘆矣

高祖為亭長為縣送徒驪山 送徒驪山秦政自營墳墓也古

之師王未始有是劉向曰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隴皆
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送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文武
周公葬於畢皆無丘隴之處雖然此僅言薄葬耳而徑傳咸
無帝王自營墳墓之文考之儀禮自始死小斂大斂殯奠後
始記筮宅然則筮宅蓋生者之事也或曰事不預定而取辦
于倉卒可乎曰古之葬與今异家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
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若文王葬於畢則
子孫皆就而葬之文王居中武王為昭居左成王為穆居右
則兆域之列固有定序下至公卿大夫皆以爵列為丘封之
度雖萬民墓地亦墓大夫掌之蓋自天子以至庶人未有不
族葬而序列者故兆域既有定序丘封亦有定制非如後世
有某山某水之說則取辨于殯斂殷奠之後乃人情事理之
當然闔閭秦惠文等五王始大作丘隴多其瘞歲至秦政為
驪山用吏徒數十萬人曠日者十年上崇山墳下錮三泉其
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餘石槨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
江海黃金為鳧鴈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遊觀上成山林
慮人之窺伺也則為機械之變以射穿掘之人慮為棧者之
泄也則生埋工匠慮無與共其樂也則多殺宮人以寔之曾
未幾何外被項藉之災內罹牧豎之禍然則徒役數十萬祇
以自戮其尸焉耳矣由是而後襲為故常漢之陵與廟率是
人主自為之

高祖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夜皆解縱所送徒
徒中壯士願送者十餘人古者井牧之制修則五家為比
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縣聯繩

貫以保有疇不惟寓親睦之意亦以察姦宄之萌夫間有遂
遂上有徑溝上有畛洫上有涂澮上有道川上有路以達于
畿不惟為漚泄之計亦以嚴出入之限行旅之往來有節然
後可達民之轉徙有授然後可以出鄉而謀賊之人相戕之
人鬪鬻之人不時不物之人各有官以察之當是時也使有
驪山亡徒一人則必有縛而執之寧容其肆行阡陌間而無
所忌憚與高帝身履其事而不知變秦以復于古蓋自是而
後門閼道路之政戶口容主之數徒為具文豈惟無復賙貧
親睦之意雖菟姦隱慝無由察知民立乎覆載之間自生自
死自往自來縣官亦不以為事而君師之職廢矣

秦二世元年陳涉起蕪自秦以前未有以全盛之天下十五
年而亡者亦未有隴上之耕夫無尺寸之資以取天下者此
罷封建廢井田之明驗也古者封國之制計不易之田以為
都畿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
五十里附于諸侯曰附庸其山林陵麓川澤各隨田以為封
疆之界大抵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
五國以為屬、有長十國以為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
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有伯天子賜之弓矢然後得專
征賜之斧鉞然後得專殺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所守也春
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
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以地反是則有責一不朝則貶
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諸侯朝于天子
曰述職述所職也唐虞三代其制各異或五載一巡守群后
四朝或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或六年五服一

朝之六年王乃大時巡制雖小異大抵東南西北朝聘循環
天子無踰年不與四方諸侯接四方諸侯無踰年不稟命於
天子此開誠心布公道正侯度達民隱故能君無失道臣無
干紀民無覬覦商無謀夏此封建之大畧也方里為井一井
八家為田九百畝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乘凡六十四
井一丘之賦戎馬一疋牛三頭四甸為縣四縣為都蓋甸方
八里八、六十四井旁加一里為成即三十六井是為百井
一成之賦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八百夫中
取七十五
人亦什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
五州為鄉六鄉出車百乘六遂亦百乘五人為伍五伍為兩
四兩為卒五族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總萬二千五百人
千乘之車步卒甲士七萬五千人是為六軍天子提封百萬
井出車萬乘為六軍者十大都之田方三十二里為井一千
有奇為夫家八千有奇出車十乘有奇公侯之國方百里為
田萬井或為十都或為九都為夫家八萬出車百乘步卒甲
士七千五百人為師者三是故天子萬乘言車數也諸侯千
乘大夫百乘言夫數也

崇禎七年六月四日明范廷芝異生甫校

八月重校



五面

錫生

館圖
藏書

聖